

# 流動的風景與凝視的文本 ——談單士釐（1856-1943）的旅行散文 以及她對女性文學的傳播與接受

羅秀美

中興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 提 要

單士釐為近代女遊並有文本流傳的第一人。由於外交官夫婿錢恂出使之便，單士釐得以隨夫遍遊世界風光。她出訪日本，遠較秋瑾早五年。此外，也遊歷俄國、義大利、荷蘭、英國、法國等地，並將行旅途中所見所聞化為文字，留下《癸卯旅行記》與《歸潛記》兩部旅行散文。做為近代女性書寫旅行散文的先驅，這兩部文本自有其典範意義及價值。關於單士釐走向世界的意義已有相關論文討論之，而本文擬由單士釐在旅行散文中觀看世界的方式，閱讀她如何以既傳統又現代的女子視角帶領讀者進入流動的風景當中觀看世界。我們發現單士釐觀看世界的方式融合旅行者與研究者的雙重眼光。不僅如此，單士釐也是近代以來較早從事女性文學的研究者，除了以自身的文學創作現身說法之外，她也對明清以來的女性文學進行整理與研究。由此，我們透過單士釐凝視的目光，以觀看她如何接受明清以來的女作家及其書寫譜系的建

構。因此，本文以此兩個面相展現單士釐在近代以來女性旅行散文的書寫，以及做為一名女性文學的研究者這兩種身份下的成就及其意義。

**關鍵詞：**單士釐 《癸卯旅行記》 《歸潛記》 旅行文學 旅行散文 近代文學  
女性文學 閨秀文學

# 流動的風景與凝視的文本

## ——談單士釐（1856-1943）的旅行散文

### 以及她對女性文學的傳播與接受

羅秀美

中興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單士釐做為近代女子旅行並有文本流傳的第一人<sup>❶</sup>，她出訪日本遠較秋瑾早上五年。由於外交官夫婿錢恂出使之便，單士釐得以隨夫遍遊世界風光。除日本之外，也遊歷俄國、義大利、荷蘭、英國、法國等地，並將旅行途中所見所聞化為文字，留下《癸卯旅行記》與《歸潛記》兩部旅行散文。做為近代女性書寫旅行散文的先驅，這兩部文本自有其典範意義及價值。

關於單士釐走向世界的意義已有相關論文討論之：如Ellen Widmer（魏愛蓮）〈Shan Shili's Guimao luxing ji of 1903 in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女子眼中的

---

❶ 鍾叔河稱之為「第一部女子出國記」（鍾叔河〈第一部女子出國記〉，《癸卯旅行記》、《歸潛記》合刊，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9月，頁657）。

異國之旅——單士釐之癸卯旅行記》<sup>②</sup>、姚振黎〈單士釐走向世界之經歷——兼論女性創作考察〉<sup>③</sup>、顏麗珠《單士釐及其旅遊文學——兼論女性遊歷書寫》<sup>④</sup>等。大致由單士釐的旅行文本出發，突顯單氏以女性身分走向世界的經歷及其創作的內涵，並將之置放於女性旅行文學的譜系中。對於建構此一領域的書寫譜系，單士釐的典範地位自是無庸置疑的。

本文擬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以文化啟蒙的角度說明她如何以旅行者兼研究者的目光觀看自身在日本所受到的文化衝激，再以文化審美的角度說明她如何以旅行者兼研究者的眼光解讀西歐的文化藝術內涵。誠如鍾叔河所言，她是把托爾斯泰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位女作家（《癸卯旅行記》），同時還是把歐洲神話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歸潛記》）。<sup>⑤</sup>此外，由於單士釐是以外交官夫人身分得以自在進出國門的旅行者，其生活世界（living world）的空間（space）便由家庭領域（domestic sphere）／國內轉而變成向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海外的移動。<sup>⑥</sup>在這樣的空間移動中所產生的諸般感懷，單士釐除了以旅行散文記載遠行經歷之外，同時也以舊詩形式記錄自己的遊蹤感懷。<sup>⑦</sup>因此，本文擬直接進入單士釐的旅行散文中去閱讀她觀看世界的方式，在既傳統又現代的女子視角中近代日本及西方世界的面貌究竟為何，正是我們想要一探究竟的。而我們也同時發現她觀看世界的方式其實是融合旅行者與研究者的雙重目光的。因此，本論文首先要處理的是她眼中／筆下流動的風景及其散文內

---

② 收錄於胡曉真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1年6月）。

③ 收錄於范銘如主編：《挑撥新趨勢——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2003年2月）。

④ 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

⑤ 鍾叔河：〈第一部女子出國記〉，《癸卯旅行記》、《歸潛記》合刊（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9月），頁657。

⑥ 曼素恩（Susan Mann）著、楊雅婷譯：《蘭閣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第一章導論（臺北：左岸文化，2005年11月），頁59的用詞。

⑦ 即《受茲室詩稿》。本文討論的焦點為旅行「散文」，以舊詩形式呈現的相關文本列為參考。

涵。

此外，單士釐以旅行散文及舊詩記錄自己的遊蹤感懷，既已展現個人的文學創作生命之外，她也將凝視（gaze）的目光轉向歷史上與她有著相同身分的閨閣女子，為她們的文學創作發出聲音、整理成書，這部分的成績即為《清閨秀正始再續集》（《正始再續集》、《國朝閨秀正始集再續集》）、《清閨秀藝文略》及《懿範聞見錄》等書的出現。<sup>⑧</sup>《正始再續集》、《清閨秀藝文略》展現單士釐對閨秀文學的認同。從這個角度而言，單士釐身兼女性文學的創作者與研究者雙重身分。因此，本文另一個角度就是觀察單士釐如何將目光轉向同為女子的古代女作家，以女性凝視女性文本的角度觀看並認同傳統女子的文學及其聲音。

## 二、流動的風景·深度的人文：單士釐的旅行散文

單士釐走向世界的原因很「傳統」，夫婿錢恂出仕海外的經歷直接促成她的旅行散文的書寫。因著這項便利，單氏比秋瑾提早五年到達日本。此後，隨著夫婿出仕地點的陸續變動，她也隨之周遊列國，因而寫下兩部旅行散文，即有文本傳世的《癸卯旅行記》與《歸潛記》。

單士釐的出遊世界，無疑的與其家世背景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其外祖先人官至禮部尚書，舅父許王伯以及父親單思溥皆有文名，雖自幼養在深閨，單士釐卻是少數得以飽覽群籍的幸運女子。出身傳統家庭的她，更較一般女性得到父兄的諸般疼愛，這

---

⑧ 據其子錢稻孫在她辭世後（1943 年）所寫的〈追訃〉一文中提到，單士釐「一生著述，凡十一種。其經刊印者，《癸卯旅行記》三卷，《家政學》二卷，《家之宜育兒簡談》一卷，《正始再續集》五卷；其刊而未竟者，《歸潛記》十卷，《清閨秀藝文略》五卷；其未刊者，有《受茲室詩鈔》、《發難遭逢記》、《懿範聞見錄》、《噍殺集》，唯《懿範聞見錄》之稿俱在，《受茲室詩鈔》已不全，他二種更因寄遞失佚不歸。」（轉引自鍾叔河〈第一部女子出國記〉，《癸卯旅行記》、《歸潛記》合刊，頁 679。）筆者案：錢稻孫文中所云不全之《受茲室詩稿》已於 1986 年由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懿範聞見錄》迄今未見出版。《家政學》一書是單士釐翻譯自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的著作，該書所談多家庭切實易行之事，當時的大小報刊紛紛對此發表評論，稱「女子譯書，為中國向來未有之事」云云。

使得她遲至二十六方才出閣。夫婿錢恂（1853-1927）為知名的外交官，曾經出使日、俄、意、法、英、荷、比利時等國；也是張之洞推動洋務的重要幫辦，因此也曾於 1893 年出任湖北自強學堂首任提調以及武備學堂提調等職，並曾於 1898 年出任湖北留日學生監督。而錢恂也是薛福成門人，為著名的目錄學家，在 1915-1925 年間曾經受託整理寧波天一閣存書以及文瀾閣《四庫全書》，著有《天一閣見存書目》以及《王子文瀾閣所存書目》等專著。此外，錢恂也好治小學及聲韻學。知名語言文字學者錢玄同（1887-1939）正是錢恂之弟、單士釐的小叔。<sup>⑨</sup>綜合言之，單士釐的家世背景為她提供了寫作的養分。<sup>⑩</sup>

較諸當世的女子，單氏的人生之旅顯然豐富許多。出身世家，得以讀萬卷書；又覓得良緣，復得以藉此行萬里路。雖然遠行得利於夫婿的光環，但敏慧的她願意用心觀察並且形諸文字，確是近代女子書寫旅行散文的先驅。因此，單士釐的成就一方面來自於「被動」的獲取出遊機會，一方面也是「自覺」的接受異國文化的啟蒙而心動於中，進而書寫所思所感。在「被動」與「自覺」當中，單士釐取得較為平衡的結果，因此被視為近代女子遠遊並書寫旅行散文的範型。

因此，單士釐走向世界的經歷正可以突顯近代女子逐漸自傳統中鬆綁的時代課題。十九世紀女子遠行已具備現代性意義，而女子書寫遠行的文本，也終於成為當代文學創作的主流之一。

在此，我們且回到她的旅行散文中，直接進入她的文本中一同遊歷。《癸卯旅行

---

⑨ 錢玄同早年隨兄長赴日就學於早稻田大學，並師事時在東京的章太炎習國學。1910 年回國後在中學任教，後歷任北京大學、北京高師等校教授，並擔任《新青年》編輯，積極投入五四運動。其後致力於文字改革與國語統一運動，貢獻極大。

⑩ 此外，單士釐的長子錢稻孫（1887-1966），為圖書館學家。幼隨父錢恂旅居日本，後畢業於義大利羅馬大學。曾任教育部視學、僉事，兼北大醫學外籍教授課堂翻譯，後任北京大學講師、中華圖書館協會執行部幹事、國立北京美術專科學校圖書館主任、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圖部主任、北平師範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歷史學系教授兼校圖書館館長。主要譯作有《日本詩歌選》、《盒樹記》、《櫻花國歌話》、《木偶淨瑠璃》等。另，甫於 2003 年辭世的蘇州大學終身教授錢仲聯為錢恂及單士釐的姪子，主要著作有《人境廬詩草箋注》、《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劍南詩稿校注》、《鮑參軍集注》、《近代詩鈔》等，著述多次獲得國家級大獎。

記》記載的旅行時間為 1903 年（光緒 29 年癸卯），當時的路線是日本——朝鮮釜山——中國東北——俄國舊都彼得堡等地。總計八十餘日，行程二萬餘里。文本以日記方式呈現，凡三卷三萬餘言。單氏赴日不只一次，首次為 1899 年，1900 至 1902 年又連續多次赴日探望夫婿。對單氏而言，日本幾乎是第二故鄉。因此其主要內容涉及中日文化的比較，尤其是明治維新以及婦女教育問題。此外，中俄文化的比較也是她感到興趣的部分。《歸潛記》記載的旅行時間與路線則為 1910 年（宣統二年）的西歐之行。當時她遍遊意大利、荷蘭、英國、法國及比利時等國。這些遊蹤多以外交官夫人的身分完成。文本主要內容多涉及意大利和古希臘、羅馬的宗教和文學藝術。包括景教教義及其流傳中國的情形、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的收藏及相關神話傳說、馬可波羅的旅行文學及逸事、其夫錢恂出使期間獲意大利和荷蘭佩章之事等。

近代女子由「夫婿在，不遠遊」到「隨夫出征」，充分顯示女子視界的開拓亦有賴夫家的認可與贊同，其中關鍵所在正是她們夫婿的態度。有幸嫁得良人的單士釐，婚前婚後皆有機會接觸經典、閱讀文字。夫婿錢恂對她的支持由書前題記即可看得出來：

又日記三卷，為予妻單士釐所撰，以三萬數千言，記二萬數千里之行程，得中國婦女所未曾有。方今女學漸萌，女智漸開，必有樂於讀此者。故稍為損益句讀，以公於世。<sup>①</sup>

由此可知，錢恂的支持確是單士釐得以旅行兼書寫的重要推動者。題記中直呼「予妻單士釐」，而非「拙荊」或「賤內」，令人耳目一新。其次，錢恂直陳此書為「中國婦女所未曾有」，對妻子的書寫成就顯然引以為榮。重要的是，身為洋務運動中堅的錢恂亦深知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對於當前女學興起、女智漸開的現象相當瞭解，因此他認為這部由女子所書寫的旅行日記一定會有許多樂意閱讀者。同時，單士釐本人也有此認知，她在書前自序中即說道：「名曰《癸卯旅行記》。我同胞婦女，或亦覽此

<sup>①</sup> 錢恂：〈題記〉，《癸卯旅行記》，頁 683。

而起遠征之羨乎？跂予望之。」<sup>12</sup>可見單士釐書寫旅行散文的初衷，正是希望以此來激勵風氣尚未開化的中國婦女出門遠游；同時更能彰顯錢恂夫婦對於近代婦女自覺的重視。不僅如此，錢恂也發揮所學，為單士釐的著作「稍為損益句讀」；據此推斷，錢恂或許也就是她的第一位讀者。綜合言之，錢恂在這篇短短的題記中，充滿對妻子的關愛與重視，能夠認同並支持她的寫作事業。

## （一）異國文化的啓迪

### 1. 關於 1903 年大阪博覽會

單士釐的首次出國，在 1889 年。當年錢恂派駐日本，單士釐也攜帶兩子一同前往赴任。此後幾年，每年皆有東瀛之行，來往頻繁。1903 年，錢恂又有歐俄之游，單士釐再度相偕。這些歷程在她的自序中可以清楚看到：

回憶歲在己亥（光緒二十五年），外子駐日本，予率兩子繼往，是為予出疆之始。嗣是庚子、辛丑、壬寅間，無歲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復既頻，寄居又久，視東國如鄉井。今癸卯，外子將蹈西伯利之長鐵道而為歐俄之游，予喜相偕。十餘年來，予日有所記，未嘗間斷，願瑣細無足存者。惟此一段旅行日記，歷日八十，行路逾二萬，履國凡四，頗可以廣聞見。<sup>13</sup>

由此可知，出國四年對單士釐的最大意義就是「頗可以廣聞見」，對她而言是一次全新的文化啟蒙經驗，也讓她自覺的比較中日兩國文化的差異而從事文化考察的工作。

畢生首次出國的單士釐來到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親見其維新運動的成效，特別是大阪博覽會的所見所感以及日本的教育現象，這一切都引起她的好奇與重視。正好是年所舉辦的大阪博覽會成為她瞭解日本維新成效的重要窗口：<sup>14</sup>

---

<sup>12</sup> 單士釐：〈自序〉，《癸卯旅行記》，頁 684。

<sup>13</sup> 單士釐：〈自序〉，《癸卯旅行記》，頁 684。光緒二十五年，即 1889 年；癸卯年，即 1903 年。

<sup>14</sup> 關於 1903 年大阪博覽會，可參考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 10 月）第三章「異域的臺灣形象」。

觀博覽會。……。外子云，雖不如昔年法國巴黎之盛，而局面已不小。況既云內國博覽會，自不能與萬國博覽會相比擬，而其喚起國民競爭之心則一也。<sup>⑮</sup>

藉由錢恂的職務之便，單士釐以外務省貴賓身分取得博覽會的優待券，得以一遊盛會。<sup>⑯</sup>此會的目的不在與他國相較，而在「喚起國民競爭之心」，也讓她大開眼界。此外，她對於教育及女性的相關議題及現象也特別關注，字裡行間在在顯示其細膩的觀察與體會。雖是女子，亦頗有當時維新派知識份子的文化考察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單士釐的日語能力，足以使她在旅次中獨當一面，解決一些不便的狀況：「午前四時抵長崎……此次十人登陸，只予一人通語言，又未先告外務省，不得不親入稅關。」<sup>⑰</sup>此外，她甚至能夠擔任夫婿錢恂的翻譯者：「午候，日本之代理貿易事務官鈴木陽之助君及外務書記生佐佐木靜君來訪，予亦出見，為外子傳譯。（本任之川上俊彥君時適假歸。）」<sup>⑱</sup>語言是瞭解一國文化的重要窗口；很顯然地，抵日後的單士釐很快就學會了日語，並得以和日本知識婦女交朋友，進而研究日本的文化和社會。<sup>⑲</sup>《家政學》一書即單士釐翻譯自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的著作，該書所談多家庭切實易行之事；譯書出版當時，大小報刊紛紛對此發表評論稱「女子譯書，為中國向來未有之事」云云。可見，單士釐下苦功研讀日本語文，也充分利用這項長才為外交官夫婿分憂，同時展現了她既傳統又現代的賢妻典範。

單士釐對日本社會的觀察，或許是受到維新人士的影響，其焦點都在日本對於西方文化的接受上。晚清國力積弱的問題，使維新派人士不免頻頻瞻望東鄰日本的維新

<sup>⑮</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十八日（陽三月十六）」，頁 686。

<sup>⑯</sup> 明治維新（1868）以後，日本社會發生巨大的變化，經濟體系也發生深刻的變革。首都遷至東京後減緩大阪的發展。為此，大阪進行改革，從金融貿易中心變成商業中心。大阪在 1889 年正式成為一個市。1903 年（癸卯年），在天王寺地區召開了「第五屆全國產業博覽會」，會上展示了高品質的工業製品和藝術品，也展示了殖民地臺灣的物產。單士釐即在此博覽會中受益良多。參閱大阪旅遊局的官方網站「大阪指南 <http://www.tourism.city.osaka.jp>」之「回顧歷史」單元。

<sup>⑰</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十六日（陽四月十三）」，頁 700。

<sup>⑱</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中「八日（陽五月四日）」，頁 713。

<sup>⑲</sup> 匿名審察委員之一對於單士釐學習日語的過程感到好奇，認為可將該學習過程加以說明。然筆者目前所見之史料文獻尚無法解決此問題，暫且如此呈現，客後再作考察。謹致謝忱。

成效。來到日本的單士釐自然也不會錯過體察明治維新成效的好機會。幸運的是，她剛好於一九〇三來到正在舉辦博覽會的大阪。其中各項展品都令她驚豔：

曰參考館。日本此會，雖為內國工藝而設，而其意未嘗不欲為他年萬國博覽會之基礎。乃設此參考館，為陳列外國物品之所。然在西方工商程度已高之國，罕願送物品於幼稚之日本，故所列西品，不過日商之販自西方，與西商之販售於橫濱者而已。<sup>②0</sup>

單士釐注意到參考館中陳列的西方商品，尚屬品質較低者，原因應該是西方文化優於日本之故。單士釐不但是旅行者，也是研究者。同時，她也會適度的參酌外交官夫婿的意見：「各館中所有各肆各會……，外子云：彼一切度置配合，悉符西法，可徵其辦事之不苟。」<sup>②1</sup>「（游埤之水族館）……，外子云，巴黎水族館品類，尚不能如此之多。」<sup>②2</sup>單士釐徵引錢恂的說法以印證自己對日本援引西例的觀察，為文章增加說服力；亦可見到單士釐以夫為尊這一傳統形貌。

除了大阪博覽會之外，單士釐游日本京都時，也在古意盎然中看到日本文化處處援引西例的痕跡：「（遊西京離宮）……，日本用西例，得挈妻子游，故予及子婦均得入。」<sup>②3</sup>以此觀之，錢恂與單士釐夫婦得以一同出遊京都眾多觀光聖地，與日本採行西方慣例有很大關係。此外，就單士釐的觀察而言，日本雖然崇洋，但較為注重其實用部分，不喜華麗：

（游西京離宮）……外子言，此與西國宮殿，華樸天淵。西國宮殿，一石之嵌，一牖之雕，動以千萬金相夸，陳列品無非珠鑽珍奇，予益知日本崇拜歐美，專務實用，不尚炫耀。入東京之市，所售西派品物，亦圖籍為多，工藝為

---

②0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十八日（陽三月十六）」，頁 688-689。

②1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十八日（陽三月十六）」，頁 689。

②2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廿一日（陽三月十九）」，頁 692。埤市水族館，在大阪附近，此館亦為博覽會之一部分。

②3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二十日（陽三月十八）」，頁 690-691。

多，不如上海所謂洋行者之盡時計、指輪以及玩品也。故從上海往游日本者，大率嘆其「貧弱」，正坐不知日本用意耳！<sup>24</sup>

這些特質不只展現在建築上，洋行販售的物品也是以實用的圖籍與工藝為多。因此，許多由上海往游日本的人不知日本專務實用的用意，而誤以為日本落伍。單士釐透過親身觀察發現，原來日人吸收西方文化首重實用而不務華美。

綜合以上，就單士釐的觀察而言，明治維新使得日本的西化現象具有正面的意義，所援引的西方風俗或習慣，為日本社會各層面帶來正面的進步。簡言之，單士釐所看到的日本，是明治維新下富足而進步的日本；但她卻沒有看到正在發展軍國主義的日本，以及日本對於殖民地臺灣的作為等種種問題。我們僅僅看到她參訪大阪博覽會時對於殖民地「臺灣館」的記錄：

曰臺灣館，凡臺灣物產，工作皆列焉。觀其六七年來工作，與夫十年前之工作相較，其進步之速，令人驚訝不已。昔何拙，今何巧，夫亦事在人為耳。草席、樟腦、蔗糖、海鹽，尤今勝於昔。且新發明之有用物品，多為十年前人所不及知者。再越二三十年，必為日本一大富源。<sup>25</sup>

由此可見，單士釐認同了日本殖民政府對臺灣的建設，也認同臺灣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因此認為二三十年後臺灣必將成為日本的一大富源。由此可見，日本自 1895 年佔領臺灣至 1903 年這八、九年間所宣揚的治臺成效顯然不錯，尤其是「在大阪博覽會開會之前，日本仍然籠罩在甲午戰爭與義和團事變勝利的氣氛之中，這兩場戰役讓日本人相信自己已躋身於世界列強之林，因此如何展現這個亞洲帝國的榮光，是大阪博覽會與前四次勸業博覽會展示設計截然不同的思考重點，誇耀富庶與強盛於是成了這場博覽會的特色之一。」<sup>26</sup>因此，「真正能凸顯日本帝國榮光的，應該是將它的新

---

<sup>24</sup> 同前註，頁 691。

<sup>25</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八日（陽三月十六）」，頁 688。

<sup>26</sup>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第三章「異域的臺灣形象」，頁 113-114。

領土——臺灣——和日本在這塊領土上的統治成效呈現在大眾眼前，一方面滿足了日本成為帝國的願望，另一方面則可化解日本國內政界對臺灣總督權力過大的疑慮。臺灣館的建設，正是凸顯帝國榮光的的地標。」<sup>27</sup>然而，隨外交官夫婿錢恂一同受邀參訪大阪博覽會的單士釐則並未覺察到日本宣揚治臺績效的真正用意。這恐怕與日本官方所安排的參觀動線有關。<sup>28</sup>

總之，單士釐觀看世界的視角，顯見她不只是單純的隨夫出征的觀光客，也是一名世界文明的觀察者。她在大阪博覽會看到了日本維新的成效，也驚豔於臺灣的長足進步。可惜的是，驚嘆之餘，未能與受邀往訪的臺島士紳交流意見，對於臺灣人民的真正感受無從感知。

## 2. 關於中西曆的使用

關於曆法的使用，單士釐也有自己的見解。她也可說是近代以來首位中西曆並用的女作家。當她旅行至俄國時，有感而發：

世界文明國，無不用格勒陽曆（回教各國自用回曆，安南國別有曆），一歲之日有定數，歲整而月齊，於政治上得充分便利，關會計出入無論矣，凡學校、兵役、罪懲，均得齊一。故日本毅然改曆，非好異也，欲得政治齊一，不得已也。予知家事經濟而已，自履日本，於家中會計用陽曆，便得無窮便利。聞外子述南皮張香濤之言曰：世人誤以「改正朔」三字為易代之代名詞，故相率諱言，不知此三代以前事耳。……然則改正朔與易代不相干，何諱之有？誠名論也。<sup>29</sup>

她認為使用西曆乃世界潮流，著眼於西曆的方便性，並認為此與改正朔無關。同時，她也折衷的面對中西曆的使用：

---

<sup>27</sup> 同前註，頁 115。

<sup>28</sup> 整個參觀的動線以展示日本的文明開化為重點，以第一個殖民地臺灣館為壓軸。單士釐正在這種官式安排的參訪動線上亦步亦趨。因此她的視角與受邀參訪的臺灣士紳不大相同。詳見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第三章「異域的臺灣形象」，頁 117-120。

<sup>29</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中「四月六日（陽五月二日）」，頁 710。

然慣曆亦不妨並存。日本鄉僻尚沿存舊曆，以行其歲時伏臘之禮，庸何傷乎？至與外人交涉，則必存明治某年之國曆。乃聞外子言，中國駐外各使館，凡以本國政府之言告彼政府，僅用彼曆而不兼列我曆，誠可詫異，猶曰：「與外人交涉，雖存我曆，彼不知也」。乃見今之學西文者矣，學數月，偶執筆學作短札以致本國人，亦開筆第一行即書西日月年，而從未見書光緒幾年者，是何故歟？予素鄙此，故日記首列我曆，而兼注陽曆也。<sup>30</sup>

單士釐認為完全使用西曆而揚棄中曆，是非常不妥的作法。必需在便利與世界溝通的同時，顧及己國的尊嚴，如日本之兼用中西曆便是最好的例子。而單士釐也成為近代以來第一個使用西曆記日的散文書寫者。其採用日記體記旅行的《癸卯旅行記》就是最好的例子，如：「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陽三月十五日）」，通篇以中西曆並置的方式處理時間的問題。就此而言，單士釐也適時展現了她既現代又傳統的一面。

### 3. 關於啟蒙教育

單士釐對各國教育的關注也表露無遺。對於力圖振作的中國社會而言，想要學習西方文化的精隨，教育是最重要的法寶。而派遣留學生赴國外攻讀學位，正如同當年日本來華取經的遣唐使一樣的意義。重要的是，單士釐有一位見聞廣博的外交官夫婿，錢恂對她的啟蒙相當重要：

外子自經歷英法德俄而後，知道德教育、精神教育、科學教育均無如日本之切實可法者，毅然命稚弱留學此邦。<sup>31</sup>

幼楞東渡，乃依託彼陸軍少將神尾光臣而行（時神尾任大佐）。蓋留學日本之舉為外子所創議，而以幼楞為先導。外子每自負，謂日本文明、世界文明得輸入中國而突過三、四十年曾文正國藩之創游美學生議，沈文肅葆楨之創游英法

<sup>30</sup> 同前註，頁 710-711。

<sup>31</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陽三月十五）」，頁 685。

學生議，而開中國二千年未開之風氣，為有功於四萬萬社會，誠非虛語。<sup>③2</sup>

予家留東之男女學生四人皆獨立完全之自費生，一切選學校、籌學費，悉悉往來於外子一人腦中。女學生之以吾家為第一人，固無論矣。……予因本國無一處可以就學，不得不令子女輩寄學他邦，不勝慨嘆。<sup>③3</sup>

由此觀之，遍歷西歐各國外交職場的錢恂相當認同日本的教育體制；而當時清廷的留日學生政策，也是錢恂的一大功績。理所當然地，錢恂讓自家人率先留日，也締造女學生留日第一人的記錄。

此外，參觀大阪博覽會時，單士釐印象最深的就是其中的教育館了：

曰教育館。日本之所以立於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躋於列強者，惟有教育故。即所以能設此第五回之博覽會，亦以有教育故。館中陳列文部及各公立私立學校之種種教育用品與各種新學術需用器械，於醫學一門尤夥。更列種種比較品，俾覽者得考見其卅年來進步程度。年來外子於教育界極有心得，故指示加詳，始信國所由立人在人，人所由立在教育。有教必有育，育亦即出於教，所謂德育、智育、體育者盡之矣。教之道，貴基之於十歲內之數年中所謂小學校者，尤貴養之於小學校後五年中所謂中學校者。不過尚精深，不過勞腦力，而於人生需用科學，又無門不備。日本誠善教哉。<sup>③4</sup>

她認為日本之所以能夠立足於今日世界，由免於淪亡而躋身於列強之中，都是由於教育的功效，現場所見盡是三十年來日本教育成功的展示。然而，單士釐並不完全媚外：

中國向以古學教人，近悟其不切用而翻然改圖，官私學堂，大率必有英文或東文一門之功課。試思本國文尚未教授，何能遽授外國文？無論其不成也，即

---

③2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廿八日（陽三月廿六）」，頁 695。

③3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二十日（陽四月十七）」，頁 701。

③4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十八日（陽三月十六）」，頁 686-687。

成，亦安用此無數之通外國文者為哉？……況無國民，安得有人材？無國民，且不成一社會！中國前途，晨雞未唱，觀彼教育館，不勝感慨。<sup>35</sup>

她認為當時中國的教育改革衝過頭了，一律要求學習英文或日文，並不見得恰當。她認為應該先學好本國語文，再談其他；更何況外文之人才需求並不那麼明顯。因此，講求折衷，各採優點正是她面對教育問題時的態度。

當單士釐來到相對落後的俄國時，除了自然風光及國情風俗之外，她依然將目光置於教育問題上：

晨過阿臣斯克，下車就食於車場。俄路惟食物最備。場中間有售宗教書者，而從未見售新聞紙者。蓋俄本罕施小學教育，故識字人少，不能讀新聞紙。且政府對報館禁令苛細，不使載開明智語，不使載國際交涉語，以及種種禁載。執筆者既左顧右忌，無從著筆，閱者又以所載盡無精彩而生厭，故新聞紙斷不能發達。此政府所便，而非社會之利也。<sup>36</sup>

單士釐認為報刊為教育普羅大眾的利器。正因為俄國教育不普及，識字者自然也少，閱報率自然不高。單士釐認為與當地學童上學時程較短有關：

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中，令節居四分之一，加以暑休（大約九十日）、寒休（列氏零下十五度外），則學生功課幾不足五分之三。故一俄教育家之言曰：若欲使俄國學生與他國學生受同等之教育，非比他國學生加二年之學期不可。誠哉斯言。<sup>37</sup>

同時，當她游覽不發達的俄國時，對於該國之落後體會甚多。她一向認為民智之高下，取決於教育之有無。教育能夠讓蒙昧走向文明：

---

<sup>35</sup> 同前註，頁 687。

<sup>36</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下「廿二日（陽五月十八）」，頁 744。

<sup>37</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下「廿三日（陽五月十九）」，頁 746。

論人民進化之理，由草昧而臻於文明，大率分五順序。……此五時代各有順序，初非一躍可超，其程度之遲速，則在民智之高下與教育之有無。顧此乃上下千年之談，而非縱橫萬里之談，不意予於三十日中二萬里間親見之。自海參威穿山而西，入寧古塔之境，此三百年發祥地，舊史所謂「林木中百姓」……。<sup>38</sup>

以俄國為例，由東方大港的繁華，向西前進荒漠的寧古塔，便可以發現莫大的轉變。

綜合以上，單士釐在旅次中也不忘關注教育議題。她的關注不僅呈現在她的言說當中，自家兒女也親身力行新式的教育體制。單士釐對教育問題的觀點，與當時維新人士的觀點不謀而合——推動西式教育體制以及派送留學生出國等。顯示閨閣婦女如單士釐者，一旦有機會出洋，一旦能夠運筆成文，一樣能夠具備精準的目光。

#### 4. 關於女性自覺

閨閣之中已飽讀詩書的單士釐，處於既傳統又現代的近代社會，對於女性議題也相當關注。東渡日本，她也不能免俗的拿中日兩國的女性問題做個比較；例如前述游京都離宮時「日本用西例，得挈妻子游，故予及子婦均得入。」正是。

單士釐的興味不只如此，當她參觀大阪博覽會時，發現工藝館「館中執役人，尚女少於男，竊度第六回之會，必女多於男矣。」<sup>39</sup>她注意到展場服務人員以男性居多，很自信的推測下一回必定會有較多女士參與。類似的例子還有，她發現參觀軍艦進水式的貴賓也訪西例，男女均有：「去歲日本橫須賀造成一軍艦，舉進水式，仿西例延男女賓。子婦以女學生故，蒙女校長挈之往，列女賓之末座，亦得預聞其造法用法。」<sup>40</sup>單士釐的媳婦即以女學生之故列為座上賓。

單士釐也提到冒雨游博覽會之事：

大雨竟日，予等冒雨游博覽會。是日游人少，予等得從容細觀。……中國婦女

---

<sup>38</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下「廿七日（陽五月二十三）」，頁749。

<sup>39</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十八日（陽三月十六）」，頁686。

<sup>40</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中「八日（陽五月四日）」，頁711。

本罕出門，更無論冒大雨步行於稠人廣眾之場。予因告子婦曰：「今日之行專為拓開知識起見。雖躑躅雨中，不為越禮，況爾侍舅姑而行乎？但歸東京後，當恪守校規，無輕出。予謂論婦德究以中國為勝，所恨無學耳。東國人能守婦德，又益以學，是以可貴。夙聞爾君舅言論，知西方婦女，固不乏德操，但逾閑者究多。在酬酢場中，談論風采，琴畫歌舞，亦何嘗不表出優美；然表面優美，而內部反是，何足取乎？近今論者，事事詆東而譽西，於婦道亦然，爾慎勿為其所惑可也。」<sup>④</sup>

單士釐認為中國婦女不常出門，但為了吸收知識而參觀博覽會，卻不需拘泥於此規範。但仍舊告誡媳婦，回到東京之後應該秉持女德，不輕易外出。她認為中國女子雖以婦德勝於他國，但缺乏學識卻是最大的弊病；不如日本女子既有婦德，又有才學。面對當時社會對西方婦女的崇尚，單士釐認為只是金玉於外罷了，真正效法的對象應該是東洋婦女才對。因此，當她還鄉（硤石鎮）省親時，也不特別避諱拋頭露臉：

竟日談。晚乘月率朝日婢步行至東南湖母舅家，距予家不足三里。中國婦女向以步行為艱，予幸不病此。當在東京，步行是常事。辛丑寓居鎌倉，游建長寺則攀樹陟巔，賞金澤牡丹則繞行湖壩，恒二三十里。然在中國，則勢有所不能。此硤石為幼年生長地，今已老，鄉黨間尚不以予為非，故特以步行風同里婦女。<sup>④</sup>

單士釐特以步行方式出門，與當地之閉索風俗有別。她自認居日本時步行乃常態，何況自己亦非未出閣之女子，應當沒有引起側目之虞，乃特別希望自己的步行能夠引起同里婦女的認同，起而效尤。這些例子顯示中日不同國情之下女子遭際的不同。

因此，單士釐透過敏銳的觀察與比較，認為女子教育應該特別重視：

要之教育之意，乃是為本國培育國民，並非為政府儲備人才，故男女並重，且

<sup>④</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廿二日（陽三月二十）」，頁692-693。

<sup>④</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六日（陽四月三日）」，頁697。

孩童無不先本母教。故論教育根本，女尤倍重於男。中國近今亦論教育矣，但多從人才一邊著想，而尚未注重國民，故談女子教育者猶少；即男子教育，亦不過令多材多藝，大之備政府指使，小之為自謀生計，可嘆！<sup>43</sup>

單士釐認為女子教育之所以應加強，在於國民教育由家教開始，尤其是母教。所以，論教育應由加強女子教育著手，才是根本之道。當她還鄉省親，回到自幼生長的硤石鎮時，友人即看重她在女子教育方面的見解，特來討教日本的女學：

伯寬之友頤、金二君，欲見予談日本女學事。論鄉曲舊見，婦女非至親不相見。予固老矣，且恒與外國客相見；今本國青年，以予之略有所知，欲就談女學，豈可不竭誠相告？乃偕伯寬接見，為談女學之宜從女德始，而女德云者，初非一物不見，一事不知之謂，略舉日本女學校教法告之。中國女學雖已滅絕，而女德尚流傳於人人性質中，苟善於教育，開誘其智，以完全其德，當為地球無二之女教國。由女教以衍及子孫，即為地球無二之強國可也。<sup>44</sup>

如同前述，單士釐認為「談女學之宜從女德始」，特別強調婦德的重要性。由婦德進而推廣婦女教育，可使中國成為世界強國。而中國之所以尚未滅絕，也與人人得母教有關：

外子每謂中國人類尚不至遽絕也，徒以人人得母教故。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然五六歲時，必尚天良未泯，何也？母教故也。迨出就外傳而漸即澆漓，至應考試、得科第、登仕版，而日就於不可問。何也？離母遠也。細想誠然。<sup>45</sup>

由以上可知單士釐對女子教育的重視。相關的記載還有：

李君蘭舟家招飲，其太夫人率兩女、一外孫女接待。席間談衛生事。因諄戒纏

---

<sup>43</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十八日（陽三月十六）」，頁 687。

<sup>44</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八日（陽四月五日）」，頁 697-698。

<sup>45</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八日（陽四月五日）」，頁 698。

足，群以為然。蘭舟又極言中國女教女容，必宜改良，蓋借予之稍知女學，欲以勸勵其姊妹也。<sup>46</sup>

可知鄉里好友對於單士釐的看重，紛紛借重她的日本女教聞，以激勵當時無數的婦女。此外，纏足一事限制婦女的行動能力與自由，最為當時維新人士所詬病，單士釐也加入諄戒纏足的行列，頗符合時代潮流。

單士釐在俄國旅行時，看到俄國的相對落後，心中感觸甚多；不免興起中日俄三國之比較。三國之中，以日本女子最能以國民自任，對國家強盛有深刻的體會：

而一入俄境，……。中國婦女閉籠一室，本不知有國。予從日本來，習聞彼婦女每以國民自任，且以為國本鞏固，尤關婦女。予亦不禁勃然發愛國心，故於經越國界，不勝慨乎言之。<sup>47</sup>

由中國至日本再抵俄國，文化之差異，成為她觀察的重點：

游育嬰院。……院中除下男、門役外，皆婦女主院。老婦導觀周指畢，出冊請注姓名，並言前未有中國婦人來此者。予不諳西文，為書漢文數語，又捐附十盧布而出。<sup>48</sup>

游覽育嬰院（似婦幼醫院或托嬰中心）的單士釐，被認為可能是第一位造訪的中國婦女。而此地的主役者大多為婦女，也令她關注。

綜合以上，單士釐的旅次中，對於女性議題相當關注。值得注意的是，單士釐既傳統又現代的作風，令人印象深刻。她既強調女子受教育乃開拓知識之必要，同時也認為傳統婦德對女子的重要性；而能夠符合德才兼具的條件者，就是日本女子了。

綜觀單士釐的旅行日記，發現她不只是位旅行者，也是觀察家兼研究者。她將千百年來被困縛的女子腳步大大鬆開，奮力向前，看到了同時期其他女子所無法親睹的

---

<sup>46</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十三日（陽四月十日）」，頁 699。

<sup>47</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下「四月十七日（陽五月十三）」，頁 733。

<sup>48</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下「二十八日（陽五月廿四）」，頁 751。

世界萬象。單士釐將自己對近代維新運動的觀察心得，一一投注於旅次中；而異國文化對她的啟蒙，正好也滿足了她對於世界的想像。因此，單士釐接受日本所融合的西方文化，也關注教育對國力強盛與否所引發的議題，特別是女子教育的問題。她以留學生出洋取經的心情，完成屬於她自己的文化啟蒙之旅。

## (二) 異域文藝的推介

單士釐的旅行散文除了以日記體書寫的《癸卯旅行記》之外，其歐洲旅次所結集的《歸潛記》，則以小論文形式呈現。這種近似學術散文的敘述模式，特別適於展現她在人文藝術方面的廣博學識。

單士釐書寫旅行散文之能揮灑自如，得從她平日的閱讀談起。在這兩部旅行書寫的文本中，可見不少徵引相關圖籍之處，如：

出游金閣寺，……寺僧以古法烹茶進。日本人好此，今女教中尚留此一種古派。昔在愛住女學校校長小具貞子家曾飲之，彼道烹法飲法頗詳。談唐宋筆記吟咏之言煎茶者，略或似之。<sup>49</sup>

單士釐將日本所喝的抹茶，以唐宋筆記中所記載的煎茶做為對照。此外，她旅游俄國時，也曾經借由日人的旅行書寫印證俄國的風土民情：

予昔年初習日本文時，曾試筆譯福島安正君（今少將）《單騎遠征錄》（少將任中佐時，一人策馬於俄及滿蒙之境者再閱寒暑，所傳日記曰《單騎遠征錄》），中有敘伊爾庫次克一段，錄存如左。……<sup>50</sup>

懂得日文的單士釐，擅用長才翻譯日人的旅行書寫文本，正好在俄國旅次中派上用場。因此，日記中以極大篇幅援引相關資料。其次，文中還可以見到引用日人記載以印證俄國文物之處：

---

<sup>49</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上「二十日（陽三月十八）」，頁 691。

<sup>50</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下「十九日（陽五月十五）」，頁 737。

盛傳莫斯科之「王鐘」、「王炮」，今皆親見。炮形直大如筒，古代舊式，了無足異。鐘已碎缺（日本記載云重量八千六百貫目），缺片在地，缺處可容人入，為拿破侖敗退後俄人紀念之作。周圍文字，非今俄文，乃舊日斯拉夫文字也。<sup>51</sup>

以單士釐的才學，自然懂得信手拈來的相關圖籍資料可以增加文章的深度。如她在游覽聖彼得大教堂時，引用德儒格戴（今譯「歌德」）的話：

寺以美術稱，以閎大稱；然從外瞻望，初無異象，即乍入門，亦不覺其美其大。德儒格戴有言曰：「觀彼得寺，乃知美術可勝自然，而不必模仿自然。此寺尺寸大於自然，而無一毫不自然，此其所以為美。」至哉斯言。<sup>52</sup>

單士釐自認為不識聖彼得之美，透過德儒格戴的說法，以自然美的觀賞角度重新閱讀聖彼得大教堂。

單士釐之讀萬卷書，正好為日後行萬里路而鋪墊實力。一邊書寫旅行，一邊徵引典籍；單士釐將自己的才學展現在這種夾敘夾議的行文風格上，也透露了她接受異國文化洗禮後的審美品味。

親歷世界諸國的單士釐，很幸運的來到人文薈萃的西歐旅行。除了日本與俄國，西歐是夫婿錢恂出使經驗最豐富之處。輾轉遷駐荷蘭、義大利等歐洲國度，讓單士釐也有機會印證想像中的西歐世界。才學豐沛的單士釐以單篇散文的形式記錄自己的歐遊，尤其是與藝術文化相關的部分。

單士釐對西方文藝的嫻熟，表現在推介托爾斯泰以及但丁《神曲》及荷馬史詩上。誠如鍾叔河所言，單士釐做為「第一部女子出國記」的作者，還有其它的「第一」：一是把托爾斯泰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位女作家（《癸卯旅行記》）；二是把歐洲神話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歸潛記》）。此外，還有一種「第一」的說法指出她是第一個在作品中提及但丁及《神曲》（《歸潛記》）的作家。

---

<sup>51</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下「廿九日（陽五月廿五）」，頁753。

<sup>52</sup> 單士釐：〈彼得寺——柵樛及中亭與正座〉，《歸潛記》，頁773。

### 1. 關於托爾斯泰的推介

關於第一個第一，鍾叔河認為「《癸卯旅行記》中有一節關於托爾斯泰的介紹，在中國恐怕要算是最早的。」<sup>53</sup>單士釐旅遊俄國時，曾購一托爾斯泰肖像，同時也將托氏的成就稍作介紹：

繪印端書（即明信片）千百種待售。購一托爾斯泰肖像。托為俄國大名小說家，名震歐美。一度病氣，歐美電詢起居者日以百數，其見重世界可知。所著小說，多曲肖各種社會情狀，最足開啟民智，故俄政府禁之甚嚴。其行於俄境者，乃尋常筆墨，而精撰則行於外國，禁入俄境。俄廷待托極酷，剝其公權，擯於教外（擯教為人生莫大辱事，而托淡然）。徒以各國欽重，且但有筆墨而無實事，故雖恨之入骨，不敢殺也。曾受芬蘭人之苦訴：「欲逃無資」。托憫之，窮日夜力，撰一小說，售其板權，得十萬盧布，盡畀芬蘭人之欲逃者，藉資入美洲，其豪無此。<sup>54</sup>

根據單士釐的了解，托爾斯泰當時即已享有盛名。但受盛名之累，凡是能夠曲肖社會情狀、開啟民智的小說，都很難於母國立足。但也因為世界各國的敬重，才能保全性命。

此外，郭延禮也認同鍾叔河的說法：

三年之後，即 1903 年，我國近代女作家單士釐（1858-1945）在《癸卯旅行記》中介紹了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這應當是中國人最早在自撰的著作中介紹托氏的文字。單士釐在該書的四月二十九日日記中稱托翁「為俄國大名小說家，名震歐美」。又說他「一度病氣，歐美電詢起居者日以百數，其見重世界可知。所著小說，多曲肖各種社會情狀，最足開啟民智，故俄政府禁之甚嚴……」。全部記述不足 300 字，而且主要係介紹其人和影響，於文學成就談得不多。但作為一位本世紀初隨丈夫出遊的女性，在俄國境內時，在諸多文化

---

<sup>53</sup> 鍾叔河：〈第一部女子出國記〉，《癸卯旅行記》、《歸潛記》合刊序，頁 671。

<sup>54</sup>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卷下「廿九日（陽五月廿五）」，頁 753。

現象中，獨把視點投向這位世界級的大文豪，不可不謂殊有見地。<sup>55</sup>

綜觀鍾氏及郭氏兩家的說法，對於單士釐推介托爾斯泰及其作品一事，皆認為其有獨到眼光。雖然單士釐對托氏作品並無太過深入的介紹，但就其視點之精準一事，已可說明她的審美品味。

## 2. 關於歐洲神話的推介

其次談到第二項第一，也就是指稱單士釐乃最早把歐洲神話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此正如鍾叔河所言：「《歸潛記》最有價值的是〈章華庭四寶〉和〈育斯〉兩篇為中國介紹希臘——羅馬神話之嚆矢。……〈育斯〉……實可謂為近代中國第一篇自成系統的神話學論文。」<sup>56</sup>

單士釐的西歐游蹤當中與神話傳說關係最密切的當屬義、梵兩國的文物古跡了。其中又以梵國的聖彼得大教堂最重要，其博物館藏品也相當知名。單士釐就特別以其中四具知名雕像為題，撰為〈章華庭四室〉一文。<sup>57</sup>文中分別述及勞貢（拉奧孔）、阿博隆（阿波羅）、眉溝（墨耳庫里）、俾爾塞（柏修斯）等四座雕像相關的希臘神祇與英雄神話故事，是近代研究西方神話的先驅。不僅如此，單士釐也展現相關的美學素養：

考其所雕，事出希臘神代史中。希事在景前一〇〇年以內者，有史可徵，過

<sup>55</sup> 郭延禮：〈中國近代俄羅斯文學的翻譯〉，《清末小說》第20號，1997年12月1日。

<sup>56</sup> 鍾叔河：〈第一部女子出國記〉，《癸卯旅行記》、《歸潛記》合刊序，頁674。

<sup>57</sup> 「章華庭」為單士釐意譯之名，據文中推測，所藏著名雕像應該是梵諦岡博物館（Musei Vaticani）的藏品。而梵諦岡博物館其實是眾多美術館的統稱，原為教宗居住的宮殿，從古代希臘文明遺產、文藝復興藝術，到各時期宗教美術傑作應有盡有，多達27個展示區。計有皮歐克雷門美術館（Museo Pio Clementino），館內圓廳設計概念來自羅馬萬神殿建築，展示羅馬帝國黃金時期雕刻作品。畫廊（Pinacoteca），依年代順序展示，由拜占庭到現代的各種宗教繪畫，包括拉斐爾、達文西、卡拉瓦喬的著名畫作。西斯汀禮拜堂（Sistine Chapel），拱頂有米開朗基羅的「創世紀」與祭壇後方的「最後的審判」壁畫，還有波提且利的壁畫，堪稱梵諦岡博物館的菁華所在。拉斐爾畫室（Stanze di Raphael）展示天才畫家拉斐爾與其弟子的作品，包括「雅典學園」等藏世佳作。

此以前，惟憑古詩。古詩所敘，實事中參以幻想，既令讀者多迷，而選詞尚奇，用意務隱，尤非別具會心，不能得其真諦。後世詩人，續為神話，寓中有寓，玄之又玄矣。雕畫家更從而取以為題，以發揮己技，傳遞迄今，虛實更莫辨別。然事跡奇古，含蓄深奧，每為藝術家所愛不忍舍，而著名之文藝美術品，遂八九淵源乎神話。<sup>58</sup>

單士釐認為諸雕像多出自古希臘神代（話）史。而且遠古史事多憑古詩所敘，不易令人會心。等到後世詩人將相關史事以神話呈現時，更是渺遠難懂。接著，雕刻家以神話為題材，更加虛實莫辨。雖然如此，含蓄深奧的神話故事仍為藝術家所鍾情的取材對象，因此大部分的藝術品多淵源於神話。這也是單士釐之所以特別撰寫此文的重要原因罷。

此外，〈育斯〉（宙斯，Jupiter）一文更從希臘諸神世系談到希臘神話傳入羅馬後的演變，並旁及印度、埃及，遠溯至華曼爾（荷馬）的史詩，為近代中國神話學的開山之作。單士釐認為：

育斯（Jupiter），希臘最尊之神，源出印度神話，……一如日本神話之天照大神。蓋世界各族，當獠狂初闢，無不崇拜大明，因而神之也。傳入希臘，文化進而神話亦加詳，以育斯為天地之主，又為神人之父，萬能而無乎不能。再傳至羅馬，其神話多緣飾希臘，牽引同化，育斯尤逐漸增崇，神格遂駕出諸神之上，而居於唯一之尊。後世排多神而專宗一神，即淵源於此。至育斯神性神跡，希、羅神話，所傳不同，則因乎人與時之思想信仰而殊，此神話之所以開歷史之先，而獨成專學也。<sup>59</sup>

單士釐認為「育斯神性神跡，希、羅神話，所傳不同，則因乎人與時之思想信仰而殊，此神話之所以開歷史之先，而獨成專學也。」因此有特別研究之必要。

而荷馬著名史詩《伊里亞德》中「木馬屠城」的故事，也在單士釐的推介之列。

---

<sup>58</sup> 單士釐：〈章華庭四室——勞貢室〉，《歸潛記》，頁 821。

<sup>59</sup> 單士釐：〈育斯〉，《歸潛記》，頁 883-884。

伊里亞德是特洛伊的別名，意思是特洛伊的故事。特洛伊位於小亞細亞西岸，是殖民城市。伊里亞德主要是描寫希臘城邦斯巴達與邁錫尼為了美女海倫與特洛伊發生的戰爭：

祖傳勞貢者，脫羅耶人。……王子名巴黎斯者，美而鍾於愛，神話中所謂以金蘋果判三女神爭美案者，即此巴黎斯。巴黎斯旅遊希臘，見斯巴達國王後宮愛麗那而悅其色，……。十年而城不下，圍亦不解，為神話中最有名之脫羅耶戰爭。……<sup>60</sup>

荷馬史詩中的人物拉奧孔（勞貢）雕像，是梵諦岡博物館重要藏品之一。單士釐的義、梵之旅，深刻記錄古希臘神話及史詩的內容，木馬屠城的故事即為一例。

單士釐對於世界文化史的介紹亦俯拾皆是。如長達二萬餘言的〈彼得寺〉（梵諦岡聖彼得大教堂），為《歸潛記》中篇幅最大的文章。文中即詳細介紹了梵諦岡的歷史和羅馬古典建築藝術，文字古樸有致。如記彼得寺前石尖柱豎立時之情形：

（教皇）命柱升時不得有人語，語者死。迨柱緩緩而升，升至中途，忽然不動。眾正屏息間，忽聞大聲曰：「潤其繩！」工人先未受此指示，聞言又不敢問，惟亟潤繩。繩潤上引，柱動而植。當時實一工人，見引繩幾斷，亟而狂呼耳，按命令應處死，無如柱賴以立，督工者大發仁慈，不忍加刑，乃謂此聲發自上帝耶和華，眾工亦默喻無言。<sup>61</sup>

單士釐平平實實地敘說了這個小故事，上帝耶和華忽發大聲的真相卻由此而暴露。讀者看了至少能知道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前的方尖碑，在樹立起來時曾有過這麼一段插曲，也能知道那時羅馬教皇的赫赫權威也是可以打破的。<sup>62</sup>

綜觀單士釐對歐洲神話的介紹竟是洋洋灑灑。可見她的旅行不僅將外在風景盡收

<sup>60</sup> 單士釐：〈章華庭四室——勞貢室〉，《歸潛記》，頁 821-822。

<sup>61</sup> 單士釐：〈彼得寺——神奧〉，《歸潛記》，頁 807。

<sup>62</sup> 此文之後所附的〈新釋宮·景寺之屬〉一文，乃單士釐長子錢稻孫為其母游覽方便所寫的。因此，單士釐撰寫〈彼得寺〉多得益於此文。

眼底，也能深入風景之內的人文藝術加以研析。因此，單士釐的旅行散文富含深度的人文之旅，這也是她的旅行文本之所以受到矚目之因。

### 3. 關於但丁及其《神曲》的推介

第三項第一，則認為她是近代第一個把但丁介紹到中國來的人。單士釐在 1910 年所著的《歸潛記》中介紹了但丁和《神曲》，11 年後她的兒子錢稻孫將《神曲》翻譯成騷體中文，並於 1921 年但丁逝世六百週年之際，發表在《小說月報》上。

關於這點，根據後人考證的結果，恐未必盡然。在她之前，晚清已有人提及但丁及《神曲》。如梁啟超《新羅馬》傳奇（1902 年刊載於《新民叢報》）、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將《神曲》同《紅樓夢》並舉、馬君武在詩作〈祝高劍公與何亞希之結婚〉（1907 年發表於《復報》）中化用但丁因貝雅特麗齊而創作《神曲》的典故。<sup>63</sup> 儘管如此，亦不妨礙單士釐對但丁的推介之功。她在游聖彼得大教堂時，論及教堂的教皇之棺，即特以但丁《神曲》舉例證明：

婆尼法爵八棺殘片，有銘曰：「其來也如孤，其宰政也如獅，其死也如犬。」

義儒檀載所著《神劇》書中，清淨山凡九重，最下一級，遇婆尼法爵，即指此

---

<sup>63</sup> 吳曉樵：〈《神曲》在中國百年的歷程〉：「田老在《神曲地獄篇》（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年 1 月）的《譯本序——但丁和他的神曲》的結尾提及《神曲》最初在中國流傳的一些鮮為人知的掌故。他說，他的友人山西大學常風教授曾告訴他，我國最早提到但丁和《神曲》的是錢單士釐所著、1910 年出版的《歸潛記》。錢單士釐是我國最早嘗試將《神曲》譯成中文的翻譯家錢稻孫先生的母親。1908 至 1908 年，她隨出任清廷駐意大利公使的丈夫錢恂旅居羅馬，因而有機會接觸異邦的文化和藝術。幼年的錢稻孫當時隨父母僑居羅馬期間即誦讀《神曲》原文。據筆者的考察，在錢單士釐之前，在晚清還有人在著作裏提及意大利文豪但丁。如梁啟超早在 1902 年就提到但丁，並把但丁的形象寫進文學作品裏。曾留學日本的王國維在其著名的論文《紅樓夢評論》中也已提及但丁的《神曲》。他說：「至謂《紅樓夢》一書，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說本於此書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信如此說，則唐旦之《天國喜劇》，可謂無獨有偶者矣。」王國維將《神曲》同《紅樓夢》並舉，其著眼點是但丁對貝雅特麗齊的精神戀愛在其創作《神曲》中所施加的重要影響。除梁啟超、王國維外，當時已注意到但丁的還有馬君武。」《文匯報·副刊》，2003 年 9 月 29 日。

人。識之歟？抑恕之歟？<sup>64</sup>

文中所謂「義儒檀載所著《神劇》」即指但丁《神曲》。同時，述及教宗座位右側時，也提到但丁：

椅右為保羅三之墓，……墓基四女石像，曰「富裕」，曰「慈悲」，……；曰「謹慎」，曰「正直」，今在墓下。像本裸體，為路奔氏所雕。「謹慎」貌肖景宗母，……。「謹慎」像又酷肖義儒檀載，有「彼得寺中女檀載」之稱，則言尚雅馴。<sup>65</sup>

單士釐認為「『謹慎』像又酷肖義儒檀載，有『彼得寺中女檀載』之稱」，顯然單士釐已看過但丁畫像或已游但丁故居，對於但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綜觀以上，單士釐雖非真正「第一個」推介單丁及其《神曲》到中國來的第一人，但她的為文引用至少也為但丁增添更多的讀者。

#### 4. 關於馬可波羅的推介

單士釐也在她的旅行散文中展現她對馬可波羅（馬哥博羅，1251-1324）的孺慕，曾經特別為他撰寫一篇文章：

積跬步主人於二十年前，初次從西歐歸來，為予道元世祖時維尼斯人馬哥博羅事中國事，即豔羨馬哥之為人。越十有九年，予親履維尼斯之鄉，訪馬哥之故居，瞻馬哥之石像，既紀游事，並記馬哥父子叔姪來華之蹤跡及行事大略。<sup>66</sup>

單士釐由夫婿錢恂處得知馬可波羅來華之事，「即豔羨馬哥之為人」。單士釐聽聞馬可波羅的事跡，對他能夠遠行抱著一股浪漫的憧憬；她終於在十九年後踏上馬可故鄉威尼斯，既游故居也紀其事，算是較早介紹馬可波羅者：

---

<sup>64</sup> 單士釐：〈彼得寺——上瓊下窖〉，《歸潛記》，頁803。

<sup>65</sup> 單士釐：〈彼得寺——桷桴及中亭與正座〉，《歸潛記》，頁782。

<sup>66</sup> 單士釐：〈馬哥博羅事〉，《歸潛記》，頁894。

元世祖時，有馬哥博羅者（馬哥名，博羅姓），仕於朝。……所著書，言中國當時事，頗足參證，為西人談華事者必讀之書，推為東學第一人。<sup>67</sup>

越三年（一二九八），馬哥在囹圄中追敘往事，口授文士呂司底西筆述之（時文學競尚法國，故用法文，然此法文與今所行法文異。一八六五年，即同治四年，法人名波吉者，譯為今法文。又有英人歐爾，亦譯以英文，考訂加註，尤為詳備）。書出，諸所述中國事，多不信者，斥為荒誕。久之，西人往東方者眾，始信。<sup>68</sup>

馬可波羅的旅行名著《馬可波羅書》（*Le Livre de Marco Polo*），民國二十四年由馮承鈞根據沙海昂的註釋本翻譯成中文，初時名為《馬可波羅行紀》。<sup>69</sup>因此，在完整的中譯本出來之前，單士釐於民國來到之前即已介紹了馬可波羅此書，可說是頗有見地。

同時，單士釐也發揮她閱覽群籍的研究精神，讓讀者知道《馬可波羅書》是可與《元史》相互參證的重要著作：「馬哥博羅敏悟絕倫，本通波斯、亞剌伯語言文字，既東，又通中國、蒙古語言文字。世祖愛之信之，置左右，無專職，而頗與聞國政。」

---

<sup>67</sup> 同前註。

<sup>68</sup> 單士釐：〈馬哥博羅事〉，《歸潛記》，頁900。

<sup>69</sup> 馮承鈞：「《馬可波羅書》（*Le Livre de Marco Polo*）的中文譯本，我所見的有兩本。初譯本是馬兒斯登（Marsden）本，審其譯文，可以說是一種翻譯匠的事業，而不是一種考據家的成績。後譯本是玉耳——戈爾迭（H.Yule-H. Cordier）本，譯文雖然小有舛誤，譯人補註亦頗多附會牽合，然而比較舊譯，可以說是後來居上。惟原書凡四卷，此本僅譯第一卷之強半，迄今尚未續成全帙。……《馬可波羅書》也是參證元史的一部重要載籍，舊譯本中既無完本善本，我也想將其轉為華言。……本書註者沙海昂（Charignon）既將頗節本轉為新文體，而出版時又在民國十三至十七年間，可以說是一部比較新的版本……他參考的重要版本為數不少。這是我翻譯此本的重要理由。……現在《馬可波羅書》的權威，當屬伯希和。……沙氏註此本時，可惜有若干篇伯希和的考訂文字未曾見著。讀此書者必須取伯希和諸文參看。」《馬可波羅行紀·序》，沙海昂 A.J.H. Charignon 註、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6月第2版），頁1-3。

所著書述中國事頗詳，凡所聞見，所行事，多可與《元史》相印證。」<sup>⑩</sup>但是，與馬可波羅同名者頗多：「西人疑《元史》多誤。《元史》中名博羅者不知若干人，或牽他博羅與馬哥博羅而一之，無確據莫由證其是否。」<sup>⑪</sup>同名者的問題，使得許多西方人懷疑《元史》的可靠性。這些史料考證上的問題，也經由單士釐的提出而廣為人知。

除此之外，單士釐對於景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流行一事有敏銳的觀察，《歸潛記》中也收錄相關文字，即〈景教流行中國碑跋〉及〈景教流行中國表〉二文。<sup>⑫</sup>此外，〈摩西教流行中國記〉一文述及景教（基督教）與摩西教（猶太教）之淵源以及兩者難融之景況。<sup>⑬</sup>單士釐也因為外交官夫婿之故，對於出使國的禮儀典章也有一定的體會。《歸潛記》中即有夫婿接受勳章的記錄，並旁及該國佩章文化的介紹，即〈義國佩章記〉及〈奧蘭琦——拿埽族章〉二文。

綜合以上，單士釐從文化審美的視角，帶領讀者看到了異國的文化藝術之美。透過單士釐的視角，浮現出近代社會與異國文化接觸的面貌，也突顯少數近代女性做為一位旅行者的獨特與聰慧。無論如何，單士釐的旅行散文除了做為第一部有文本流傳的女性旅行文本之外，其對於域外文學藝術的介紹也極有見地。

### 三、凝視的文本·自己的文學：她對女性文學的傳播與接受

單士釐的目光不僅投向域外，陸續誕生了《癸卯旅行記》、《歸潛記》等兩部旅行散文以及舊體詩集《受茲室詩稿》。她也在遠行回國之後，回眸於古代女作家的文

<sup>⑩</sup> 單士釐：〈馬哥博羅事〉，《歸潛記》，頁 897。

<sup>⑪</sup> 同前註，頁 898。

<sup>⑫</sup> 〈景教流行中國碑跋〉為積跬步主人（錢恂）殘稿，由單士釐命長子錢稻孫補綴而成，列於《歸潛記》中，是單士釐夫婿及長子合作之文。而〈景教流行中國表〉則是單士釐鑑於基督教在庚子後大為流行的現象所整理的文字；文中所引亦多來自積跬步主人（錢恂）所述。

<sup>⑬</sup> 此文也是錢稻孫所作；而他除了吸取日文、德文消息之外，也有由積跬步主人（錢恂）聽聞而來的內容。是一篇父子合作之文。

學生命，為她們整理並編寫了閨秀藝文志，展現了她對女性文學的傳播與接受的熱情。因此，做為一名「負能詩文的女詩人」<sup>74</sup>，單士釐也同時向歷史上的明清女詩人致敬。

其中，單士釐的舊體詩集《受茲室詩稿》正是她向古典／傳統回眸的創作集。而《清閨秀正始再續集》<sup>75</sup>以及《清閨秀藝文略》則是她與古典／傳統詩詞世界的聯繫。透過自己的文學，以女性創作者的目光凝視古代女作家的舊體詩詞，單士釐不僅找到文學世界的認同，也標示出自己的文學座標。

在單士釐「自己的文學」裡，《受茲室詩稿》為她自少女至耄耋之年的詩作結集，可說是一生詩作的結集。大致而言，由《受茲室詩稿》大約可完整窺見單士釐個人的生命史。詩集分為上、中、下三卷，凡 183 題、302 首。「卷上」凡 50 題 86 首，是少女時期的閨閣詩以及 45 歲之前的盛年之作。「卷中」凡 38 題 95 首，為單士釐中晚年時期的詩作，所收錄的詩歌有旅行記事，間有唱和或感懷之作。「卷下」凡 95 題 121 首則為去世前十年內與親友酬唱之作，特別是女性親人與文友之間的往來。

詩集「卷上」呈現單士釐少女時期的閨閣情懷，以及 45 歲之前「精力瀰漫、才藻最旺時」<sup>76</sup>的盛年女子形象，亦有部分初履日本國的旅行詩作。此卷詩歌所展現的生命史為典型的閨閣才女，出嫁前一派爛漫天真的無憂少女形象，以及為人婦後身在書香世家的雍容婦德形象。茲舉〈小樓晚眺〉為例：

向晚獨登樓，微風暑氣收。殘霞明遠岫，新月照溪流。竹露清如瀉，荷花香更幽。<sup>77</sup>

<sup>74</sup> 陳鴻祥：《受茲室詩稿·前言》（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年 7 月），頁 1。

<sup>75</sup> 《清閨秀正始再續集》為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所著錄之名稱。亦稱《正始再續集》，其子錢稻孫〈追訃〉所稱：《國朝閨秀正始再續集》為錢仲聯所稱；《閨秀正始再續集》則為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目錄所示。本文依胡文楷所著錄名稱為準。

<sup>76</sup> 陳鴻祥：《受茲室詩稿·前言》（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年 7 月），頁 1。

<sup>77</sup> 單士釐著、陳鴻祥點校：《受茲室詩稿》卷上，頁 1。

此詩即為典型的閨閣詩作，夏日向晚登樓的目見之景，有明霞與新月，也有竹露與荷香，展現一派幽美意象。此外〈抒懷〉一詩亦可見到閨中小兒女的情懷：

女子有遠行，辭親心戚戚。暫歸依膝下，日久還成別。父母送臨歧，重闌佇以泣。丁寧復丁寧，未語先嗚咽。惟鳥有慈鳥，飛鳴泣稞粒；惟羊能跪乳，亦解酬罔極。人兮何不如？惟彼角與翼。<sup>78</sup>

詩中說道「女子有遠行，辭親心戚戚。暫歸依膝下，日久還成別。」，情意宛轉，對親恩之感念深切至極。既有閨閣女子與生身父母家庭之間的依依之情，也透顯出舊日女子遠行之不易。而一旦遠行多為必要之出嫁，即使返家探望亦為作客之姿，終究仍需一別。單士釐當時最遠的「旅行」大約即是出嫁至錢家為婦，其後隨夫遠渡重洋千里外的別離傷懷，此刻恐尚未體會。無論如何，情意曲折，不失為佳作。

單士釐的旅行記事詩，在「卷上」後半部已有部分收錄，包括〈庚子四月十八日舟泊神戶〉、〈游塔之澤宿福住樓之臨溪閣〉、〈日光山紅葉〉、〈汽車中聞兒童唱歌（明治三十二年）〉、〈偕夫子遊箱根（初見電車）四首〉、〈二十世紀之初，偕夫子住鎌倉日游各名勝，用蘇和王勝之游鍾山韻〉、〈庚子秋津田老者約夫子偕予同遊金澤及橫須賀〉、〈江島金龜樓踐歲步積蹕步齋主人原韻〉、〈辛丑春日偕夫子陪夏君地山伉儷重游江島再步前韻〉、〈題金澤八景〉、〈日本竹枝詞（十六首）〉等詩作。可見她初履日本國，即詩思噴湧，陸續留下佳作。此系列日本記游詩可視為《癸卯旅行記》之補編，足可旁證她在旅行散文文本之外不足的情思。

詩集「卷中」收錄的詩歌大致起自癸卯年（1903）春迄於乙丑年（1925），為單士釐中晚年時期的詩作。1903 年即著錄《癸卯旅行記》當年，其詩作亦大抵反映當時書寫旅行散文的實況，有海外遊蹤，也有遊覽西湖、八達嶺等國內旅遊見聞，以及她對世事的感懷等等。卷中旅行記事詩有〈光緒癸卯春過烏拉嶺〉、〈西伯利亞道中觀野燒〉、〈游俄都博物館〉、〈和蘭海牙〉、〈己酉秋夜渡蘇彝士河〉、〈自新加坡開行風浪大作〉、〈壬子五月六日，偕夫子挈稚弱游西湖靈隱寺，憩冷泉亭，示長

<sup>78</sup> 同前註，頁 16。

子稻孫，時將北游詩以勸之〉、〈辛酉重九登八達嶺〉等都是集中佳作。透過舊體詩觀看世界、想像世界，單士釐的女性實踐在此展現出既傳統又現代的面貌。傳統的是舊體詩詞的形式，現代指的是內容及意識的現代性。

作為一名舊體詩詞的女性創作者，單士釐在詩歌〈庚子秋津田老者約夫子偕予同遊金澤及橫須賀〉（卷上）慨曰：

嗟予疏繪事，空對屠門嚼。東作未耘耔，秋成安望獲？譬獲覆杯水，未早已先涸。寄語深閨侶：療俗急需藥。幼學當斯紀，（英人論十九世紀為婦女世界，今已二十世紀，吾華婦女可不勉旃！）良時再來莫。<sup>79</sup>

單士釐在跨國界的旅行中，也借由異域這面鏡子重新審視自己文化的女性角色。走在異國的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致中，她也不免要發出「寄語深閨侶：療俗急需藥。」這樣的呼聲。期勉自己文化中的婦女要有所作為，並以女學之新藥療治「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舊俗。因此在他聽到英人高談十九世紀為婦女世界，也不免要高喊「今已二十世紀，吾華婦女可不勉旃！」。因此跨國界的旅行對她來講，不僅是搜奇探險而已，更是獲取知識的來源，特別是反思己身文化中的女性地位問題。

而詩集中類此具備女性自覺目光的詩作，尚有卷中〈光緒癸卯春過烏拉嶺〉，其末四句有云：

自謂饒眼福，故鄉無此景。謂語諸閨秀，先路敢為請。<sup>80</sup>

游俄國時，單士釐一路寓目異國景致，深感己國閨秀大多無緣遠行一見，乃自請為諸閨秀之先路。此外，卷上〈辛丑春日偕夫子陪夏君地山伉儷重游江島再步前韻〉一詩也是一例：

我邦女學嗟未有，闢故開新解樞紐。<sup>81</sup>

---

<sup>79</sup> 單士釐：《受茲室詩稿》卷上，頁 27。

<sup>80</sup> 單士釐：《受茲室詩稿》卷中，頁 37。

詩中對於日本國之女學已興深有所感，時時銘記於心。又如〈游俄都博物館〉一詩：

窈窕誰家姝，執冊攜兒遊？物理詳指示，告誡爾勿忘。鑑斯感我心，教子在蒙養。<sup>81</sup>

單士釐游俄國博物館，乍見婦人攜兒帶冊，諄諄解說，亦深受啟迪。凡此種種，皆可見到單士釐對於女性自覺課題的關心。

除了旅行記事詩之外，單士釐與其他女性文友的唱和之作，特別值得一提。「卷下」所收錄的親友酬唱之作，特別是女性親人與文友之間往來的記錄，是我們觀察她的女性／姐妹情誼（sisterhood）的重要文本。

綜觀詩集，單士釐與夏曾佑（穗卿）夫人「夏穗嫂」的交情顯然非常深厚，兩人唱和之作應為集中最頻繁者。如〈步夏穗嫂見贈原韻〉、〈和夏穗嫂荷花生日同飲十刹海〉、〈甲寅除夕和夏穗嫂原韻二首〉、〈步夏穗嫂游花之寺及崇效寺看牡丹兩首原韻〉、〈輟吟六載。王申歲暮，夏穗嫂頻贈佳章，勉和四首〉、〈和夏穗嫂游北海公園遇雨原韻〉、〈和穗嫂見示原韻〉、〈穗嫂和予游三園詩再疊前韻〉、〈穗嫂又和，三疊前韻〉、〈和夏穗嫂病起偶成〉、〈和夏穗嫂七夕原韻〉、〈和夏嫂再疊前韻〉、〈和穗嫂三疊前韻〉、〈和夏穗嫂自嘲原韻〉、〈夏穗嫂函詢奉垣氣候用前韻〉、〈加戌春暮和夏穗嫂別後寄懷原韻二首〉……等 34 首之多，幾佔全部詩作的十分之一強。例如〈和夏穗嫂荷花生日同飲十刹海〉：

紅衣翠蓋竟新妝，香海能令溽暑忘。我愛花含君子德，特邀仙侶共稱觴。<sup>82</sup>

〈夏穗嫂函詢奉垣氣候用前韻〉：

難畫窮邊景物工，雪深枯草掩蓬松。春殘未見榆槐綠，夏盡初看荷芰紅。日落

---

<sup>81</sup> 單士釐：《受茲室詩稿》卷上，頁 31。

<sup>82</sup> 單士釐：《受茲室詩稿》卷中，頁 40。

<sup>83</sup> 同前註，頁 62。

塞垣金燦爛，霜封庭樹玉玲瓏。嚴冬室內偏和暖，爐火能回造化工。<sup>84</sup>

其次是與羅振玉夫人的唱和之作，有〈和羅嫂朱夫人見贈原韻〉、〈和羅嫂購梅原韻〉等數首；與劉雪蕉女士之唱和亦有〈和劉雪蕉女士見贈原韻〉等數首。此外，還有與其他女性文友唱和之作，如〈和倪佩珊表姐見示病中偶成原韻四首〉、〈織孫女妹寄示其伉儷慶圖書館成立詩，效《麗紅集》中體和之〉、〈和織孫女妹六十自壽詩〉、〈題金少夫人書〉等等。其往來酬唱之女性親友所在多有，難以列舉竟盡。由此可見，與女性文友的酬唱之作是單士釐詩集的重要特色，也使她這部「自己的文學」更能直接展現出對女性文學的認同。

然而，若就詩作本身的成就而言，單士釐這些往來酬唱之作，其評價不甚高，詩集點校者陳鴻祥即說道：「不難拈出某些空泛之作，這在晚年的唱酬中，尤較明顯。」<sup>85</sup>僅管如此，他還是認可並欣賞單士釐其他詩作：「就詩作本身而言，單士釐基本上學老杜的凝重而欲融李白的豪放，這在女子詩中是難能的，並不乏珠玉之句。」<sup>86</sup>無論如何，這部詩集展現了單士釐既現代又傳統的面貌，仍是值得肯定的價值。

她以自己的文學面向自己與世界，也以自己的文學向明清女作家致意。

單士釐轉回國門之後，開始將目光聚焦於明清時代的女作家群，積多年功力完成了《清閨秀正始再續集》）以及《清閨秀藝文略》這兩部著錄。兩部著錄展現了她對於女性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以及認同。

《清閨秀正始再續集》是單士釐耗費多年心血編纂的一部詳盡介紹清代女詩人藝文的專著，此書可視為完顏惲珠成於 1831 年（道光十一年）的《國朝閨秀正始集》及 1836 年（道光十六年）《國朝閨秀正始續集》的續集。滿族才女完顏惲珠於道光年間收集了大量的婦女詩作，但仍舊遺留甚多未收錄的才女，再加上其後又有更多的詩作問世，實有必要在惲珠整理的基礎上加以補充。單士釐即承繼這項工作，廣徵博

<sup>84</sup> 單士釐：《受茲室詩稿》卷下，頁 87。

<sup>85</sup> 陳鴻祥：《受茲室詩稿·前言》，頁 11。

<sup>86</sup> 同前註。

采，檢出惲珠未收編之專集，又選錄清代女詩人 309 家之詩作，定名為《清閨秀正始再續集》。是書分為初編之一、初編之二、初編之三、初編之四等四部分。前有凡例，作者各有小傳，卷首有自序。單士釐在〈自序〉中即說道此書有意續補惲珠的《國朝閨秀正始集》及《續集》：

中國婦德，向守內言不出之戒，又不欲以才炫世。能詩者不知凡幾，而有專集者蓋眇。專集而刊以行世者尤眇。茲就篋衍所有專集而《正始》未采者三十二家，先為《再續》初編第一。以後蒐采所得，續編續印。<sup>87</sup>

其後便陸續編成「初編之二」，其〈自序〉亦提到「知集為惲選所未見，特補所遺」：

卷一既成，又續得專集二十家，編為卷二。兩卷各自為先後。又周映清、梁德繩兩家均已見前集，而《梅笑》、《古春》集名均缺。知集為惲選所未見，特補所遺。<sup>88</sup>

此外，「初編之三」〈自序〉提到：「卷二印成之後，又續得有專集者三十四家，編為卷三。一如前例。自今以後，續有所得，編為卷四。」<sup>89</sup>以及「初編之四」〈自序〉也提到：「卷三既印之後，又續得專集二十四家，編為卷四上。確知有專集而未得見者，百九十九家，編為卷四下。」<sup>90</sup>可見單士釐的著錄態度十分謹嚴週到，不斷的收集整理補編，務使完備。

在此同時，她即著手編纂《清閨秀藝文略》。而這項工作幾乎耗去她的後半輩子。單士釐晚年編纂此書當時，社會上亦有一批知識女性也對古代女子藝文志的整理工作有自覺的參與。1927 年，單士釐的《清閨秀藝文略》便在總結前人著述的基礎

<sup>87</sup> 引自胡文楷：〈《清閨秀正始再續集》初編之一〉提要，《歷代婦女著作考·附錄二》（臺北：鼎文書局，1973 年），頁 80。

<sup>88</sup> 同前註。

<sup>89</sup> 同前註，頁 81。

<sup>90</sup> 同前註。

上，更加全面地梳理了有清以來三百年間 2300 多位女作家的三千多種詩詞曲等作品。

在編纂過程中，她得力於兩人的幫助。一為她的弟弟單不庵<sup>91</sup>，他於 1928 年就任浙江圖書館館長時，曾將《清閨秀藝文略》部分書稿加以整理，刊於浙江圖書館館報上。但不幸僅只一年，單不庵去世，整理刊發工作因此中輟。此後，單士釐又增添三分之一內容，但因諸位女詩人生卒不詳，無法排序。這時，擔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的小叔錢玄同給予她極大的幫助。錢玄同是她夫婿錢恂的小弟，與單士釐相差 31 歲，單士釐稱他為「玄同小郎」。錢玄同擅長考據和音韻學，他幫助單士釐依《廣韻》編排作者順序，並對內容進行校對。然而 1939 年錢玄同也去世，此後便無人幫助單士釐校對了。而當時單士釐亦已年過八旬，目力精力均不濟，只能以補遺、補注的形式彌補。由於她家經營的印刷局也關閉，付排印刷也被迫中止。於是，最後她以頑強的毅力自抄了十餘部以留子孫。單士釐在《清閨秀藝文略·自跋》中曾經提到這段背景：

此稿十年前嗣弟單丕曾取載於浙江圖書館館報，固未整理也。翌年弟亡，修整遂亦廢功。而近十年見聞所及，頗得多人。著錄之數，約增三分之一。又以前後生卒時代，不能一一確知，乃依《廣韻》編次人名，寫付排印。中途又遇印刷局罷閉之厄。爰自寫數部，留付子孫而已。亦以自遣餘年，繆奪更非所計矣！戊寅秋日，蕭山錢單士釐自識，時年八十有一。<sup>92</sup>

單士釐於 88 歲臨終時，五卷書稿全部抄成，但她並不以此為滿足，在序跋中仍提及「倘延風燭之年，必當重鈔修改」：

<sup>91</sup> 單不庵（1878-1930），名丕。單不庵擔任過北大教授、圖書館主任和浙江省立圖書館中文部主任，還主持過文瀾閣館務。個人藏書甚豐，去世後有 8 千餘冊圖書留世。胡適〈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閨秀藝文略》序〉曾提到：「單不庵先生把她的姐姐錢夫人士釐女士的《清閨秀藝文略》五卷送給我看，問我願不願做一篇序。我看了這部書，很有點感想，遂寫出來請錢夫人和不庵先生指教。」，《三百年中的女作家》，頁 168。

<sup>92</sup> 引自胡文楷：〈《清閨秀藝文略》五卷〉提要，《歷代婦女著作考·附錄二》，頁 99-100。

自庚午年以著作者之名，亦照《廣韻》編次序。彼時賴玄同小郎排比讎校，積久漸多，自鈔者十餘部，愈近愈增，而繆誤亦愈不少。小郎謝世，已逾五載，更無人指示。雖每部不同，其誤處固不自知，難為定稿。耄年勢不及待，遂以補遺補註勉強告成。倘延風燭之年，必當重鈔修改。甲申年士釐又識。<sup>93</sup>

由此可見，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可見一斑。而她在寫給女性友人「夏穗嫂」（夏曾佑夫人）的詩中，亦曾自敘著作此書的情景云：

閨閣姓氏資考核（日抄《清閨秀藝文略》），伏案終朝戶不出。師承無自苦茫然，單獨生涯歲逾七（外子捐館已七年矣）。賴有良朋素志同，道義文辭互相匹。歷年酬唱解煩憂，蔗境怡怡忘苦疾。能將鎮靜免亂離，存問不辭寒凜冽。他年共食安期棗，天佑吾曹惠迪吉。<sup>94</sup>

由詩中可見單士釐堅定的意志力。即使困難重重，仍舊努力至耄耋之年。曾經服務於瀋陽圖書館的羅守巽（羅振玉姪女）也提到這段往事：

又錄《清閨秀藝文略》數部，分贈各地圖書館及吾館，云：「既傳一代女子藝文，亦不辜歷年搜集苦心。景迫桑榆，難期付梓矣。」太夫人髫年志學，白首弗倦，允推女界耆英。<sup>95</sup>

可見，單士釐對於整理藝文略一事相當重視，視為一生重要的著作，即使已至耄耋之年仍為著作之未來命運憂心不已。

單士釐所鈔成的《清閨秀藝文略》手稿本五卷（其孫男端仁侍校），全書即依錢玄同建議以《廣韻》編次，卷一「上平」，凡 70 姓；卷二「下平」，凡 80 姓；卷三「上聲」，凡 43 姓；卷四「去聲」，凡 47 姓；卷五「入聲」，凡 37 姓。後有〈自

<sup>93</sup> 同前註，頁 100。

<sup>94</sup> 單士釐：〈和夏穗嫂種棗核詩原韻〉，《受茲室詩稿》，頁 100-101。

<sup>95</sup> 羅守巽：〈受茲室詩稿跋〉，《受茲室詩稿》，頁 130-131。

跋》。全書近似目錄之作，其體例大致為「書名」——「作者名字里籍出身某室」，部分著作並附有按語「士釐曰」。其體例如下：

《雲夢樓吟草》 童鳳，字稚蕭，山西榆次人。

《傲霜草》 童淑，字一周，安徽含山人，胡敷庵室。

士釐曰：敷庵二字，必字也，非名也，然他無所據，即以字著，各書所錄如此者多，他倣此。

《梅花樓集》 宮婉蘭，江蘇泰州人，冒褒室。

士釐曰：婉蘭子婦鄧繁貞有《思親吟》、《靜漪閣集》。女冒德娟有《自怡軒集》。此編於能詩者，母女、姑嫂、姑姪、姐妹，家學所衍，風雅所萃，淵源所自，每就知者互舉之。

《淡仙詩文詞賦抄》 熊漣，字商珍，江蘇如皋人，陳遵室。

《淡仙詩話四卷》 同上

士釐曰：漣有〈長恨編〉數十首，皆為閨中薄命者作，是集中一題，而非專篇。<sup>96</sup>

由此體例看來，怪不得胡適認為「全書有三點，不能不認為缺陷：第一，各書皆未注明出處。第二，作家年代有可考見者，若能注明，當更有史學價值。第三，各書之下若能注明「存」「佚」「知」「見」，也可增益全書的用處。」<sup>97</sup>雖然其著錄不甚詳細，但畢竟瑕不掩瑜：「錢夫人十年的功力便能使我們深信這三百年間有過二千三百多個女作家，這是文化史上的一大發現，我們不能不感謝她的」。<sup>98</sup>因此，體例雖非完善，究竟仍有整理之功應予認可。

<sup>96</sup> 單士釐：《清閨秀藝文略》卷一，《浙江圖書館報》第一卷（省立浙江圖書館，1927年12月），頁1。

<sup>97</sup> 胡適：〈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閨秀藝文略》序〉，《三百年中的女作家》（《胡適作品集14》，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年1月），頁168。

<sup>98</sup> 同前註，頁159。

《清閨秀藝文略》目錄起於明末殉難忠臣祁彪佳夫人商景蘭迄於清末三百年約2300多位女作家。在這龐大的數目背後，展現的是驚人的女作家群不容忽視的存在事實。胡適即嘆道：「三百年之中，有二千三百多個女作家見於記載，這是很可以注意的事實。在一個向來輕視女子，不肯教育女子的國家裡，這種統計是很可驚異的了。」<sup>99</sup>另一方面胡適也認為：「這三百年中女作家的人數雖多，但她們的成績都實在可憐的很。她們的作品絕大多數是豪無價值的。這是我們分析錢夫人的目錄所得的最痛苦的印象。」<sup>100</sup>姑不論胡適此言對古代女性文學的評價公允與否，至少他在這篇〈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閨秀藝文略》序〉仍舊提出了幾點值得注意的現象。

胡適對單士釐《清閨秀藝文略》的閱讀，可注意的第一點是，胡適指出「三百年中有這麼多的女作家見於記載，並不是環境適宜於產生女作家，只是女作家偶然出於不適宜的環境之中。如果有更好的家庭境地和教育制度，這三百年的女子不應該只有這一點點的成績。」<sup>101</sup>他以崔東壁夫人成靜蘭為例，說明女作家的環境，大致而言出身於書香世家的女子即使未受正規教育，也能在耳濡目染之下成為女詩人。

第二點是，為數龐大的女作家作品絕大多數是詩詞之作，並且大多是「繡餘」、「爨餘」、「紡餘」、「薺餘」之作<sup>102</sup>，其它文類所佔份量甚少。如算學的只有王貞

<sup>99</sup> 同前註，頁162。

<sup>100</sup> 同前註，頁163。

<sup>101</sup> 同前註。

<sup>102</sup> 如馮思慧《繡餘吟》、洪如鸞《綠窗繡餘吟稿》、江鴻禎《焚餘存稿》、江銘《懷齋組餘》、施朝鳳《焚餘草》、師蕙芳《繡餘稿》、祁德瓊《未焚集》、歸懋儀《繡餘小草》、徐賢《續繡餘草》、徐錦《紅餘小草》、徐玉諶《繡餘小草》、徐應坤《紅餘集》、徐元端《繡聞詞》、徐人雅《紡餘吟稿》、徐蘭《紅餘百詠》、徐清華《燼餘詩稿詞附》、徐淑貞《繡餘書屋吟稿》、徐媛《繡餘草》、徐蘭清《繡餘吟草》、于啟璋《鍼餘草》、于淑均《繡餘吟草》、俞淑貞《繡餘吟牘稿》、朱柔則《繡帙餘吟》、朱均《繡餘吟》、胡順《焚餘小草》、吳瑛《罷繡偶吟》、吳琪《香谷焚餘草》、吳淑儀《織餘吟草》、吳家楣《繡餘詩草》、吳秀珠《繡餘遺草》、陳敬《古今名媛繡鍼集》、陳瓊圃《紅餘草》、陳蕊珠《焚餘草》、陳靜宜《綺餘吟草》、陳夢蘭《繡餘稿》、陳珣生《繡餘吟》、陳葆貞《綺餘書室詩稿》、陳織仙《繡餘吟草》、陳登峰《紅餘漫草》、陳沅（圓圓）《舞餘詞》、袁棠《繡餘吟稿》、孫淑《繡餘詩集》、孫淡霞《焚餘草》、孫鳳臺《永南續餘草》、孫端貞《繡餘記聞》、孫淡英《繡聞集》、潘掌珍《焚餘草》、潘季蘭《倦繡吟遺稿》、關月仙《繡餘小草》、龍輔《女紅餘志》等。

儀《算術簡存》等六部；醫學的只有曾懿《古歡室醫學篇》一部；史學則有阮元之妻劉文如《四史疑年錄》等六部；經學及音韻訓詁之學有陳衍之妻蕭道管《說文重文管見》等十三部。此外，也有評選詩文的，如汪端《明三十家詩》。而真正有文學價值的詩詞，如紀映淮、王采薇之流，只佔得絕少數而已。總之，胡適認為「學術的作品不上千分之五；而詩詞之中，絕大多數都是不痛不癢的作品，很少是本身有文學價值的。這是多麼可憐的事實！」<sup>103</sup>當時徐志摩也在〈關於女子〉一文中提及單士釐這部目錄所載入的文類及其性質問題：

就中國論，清朝一代相近三百年間的女作家，按新近錢單夫人的《清閨秀藝文略》看，可查考的有二千三百十二人之多，但這數目，按胡適之先生的統計，只有百分之一的作品是關於學問，例如考據歷史算學醫術，就那也說不上有什麼重要的貢獻，此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詩詞一類的文學，而且妙的地方是這些詩集詩卷的題名，除了風花雪月一類的風雅，都是帶著虛心道歉的意味，彷彿她們都不敢自信女子有公然著作成書的特權似的，都得聲明這是她們正業以外的閒情，本算不上什麼似的，因之不是繡餘，就是爨餘，不是紅餘，就是針餘，不是脂餘梭餘，就是織餘綺餘（陳圓圓的職業特別些，她的詞集叫《舞餘詞》），要不然就是焚餘燼餘未焚未燒未定一類的通套，再不然就是斷腸淚稿一流的悲苦字樣（除了秋瑾的口氣那是不同些）。<sup>104</sup>

徐志摩的看法大致與胡適的雷同，卻他似乎對於被載錄的作品題名更有興趣些，如前述胡適所提及的繡餘、爨餘、紅餘、針餘、脂餘、梭餘、織餘、綺餘之外；還有一類是「焚餘燼餘未焚未燒未定」<sup>105</sup>以及「斷腸淚稿」<sup>106</sup>之類的題名。總之，徐志摩似乎

<sup>103</sup> 胡適：〈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閨秀藝文略》序〉，頁167。

<sup>104</sup> 徐志摩：〈關於女子〉，楊牧編《徐志摩散文選》（臺北：洪範書店，1997年1月），頁283。

<sup>105</sup> 如江鴻禎《焚餘存稿》、施朝鳳《焚餘草》、祁德瓊《未焚集》、徐清華《燼餘詩稿詞附》、胡順《焚餘小草》、吳琪《香谷焚餘草》、陳蕊珠《焚餘草》、孫淡霞《焚餘草》、潘掌珍《焚餘草》。

對於有清一代女作家的詩歌表現不盡認同。

第三點是，胡適認為這部目錄，至少應該可以考慮將小說、彈詞也列入。如心如女史《筆生花》及勞邵振華《俠義佳人》也都是近三百年優秀的閨秀作品。

由上述胡適對《清閨秀藝文略》的閱讀而言，單士釐積十年功力為女作家敘列譜系，諸般未盡之處，恐非單士釐一人的問題而已。整個社會文化結構中對於女性文學的不夠重視，使得有心研究者終因資料匱乏而扼腕不已。但胡適也指出女性文學的根本問題所在，終有可觀之處。

單士釐《清閨秀藝文略》雖有諸多不足之處，但仍可見其影響力。如江畚經在胡文楷所編《歷代婦女著作考·序》中即提到此書的重要性：「崑山胡君文楷出其所編《歷代婦女著作考》示余……光宣之間，吾閩閨彥薛紹徵有《女文苑》之編，鈔藏閨集，六百餘種。近蕭山單受茲、粵東洗玉清兩女士，亦有《閨秀藝文志》之輯。倘胡君異日獲此三家所收之書，而著錄之，則有功於婦女文獻又何如耶？甲申端午閩侯江畚經。」<sup>106</sup>甲申年即民國 33 年也就是單士釐手抄此書的同一年。可見單士釐此作對於女性文學研究亦能提供相當的參考價值。<sup>107</sup>

然而單士釐除了對清代閨秀文學進行整理之外，我們發現她也不忘將自己的伯姑翁端恩<sup>108</sup>及其詩詞錄入《閨秀正始再續集》中。單士釐的姪兒錢仲聯如是說道：

祖母翁端恩也擅長詩詞，葉恭綽曾選其《簪花閣詞》入《全清詞鈔》，伯母單士釐曾選其詩入《國朝閨秀正始再續集》，徐世昌選其詩入《晚晴簃詩

<sup>106</sup> 如朱如玉《斷香集》、吳麗珠《亦斷腸草》、蘇若蕙《破愁吟》、倪氏《鸛怨集》、倪琳仙《鵲血吟》、陳品金《別離淚稿》、孫蕙媛《愁餘草》等。

<sup>107</sup> 江畚經：《歷代婦女著作考·序》，頁 1。

<sup>108</sup> 然而，瀏覽胡文楷此書已可見其將單士釐的《清閨秀藝文略》與《清閨秀正始再續集》列入「附錄二」。此外，書中目錄亦有引用單士釐兩部藝文略的註記。不知是否序文與著作完成付梓之間有落差；亦或者目前所見之版本係胡文楷後來增補之本，亦未可知。

<sup>109</sup> 單士釐：「士釐曰『此士釐伯姑也。』」《清閨秀藝文略》卷一，《浙江圖書館報》第一卷，頁 5。

匯》。<sup>⑩</sup>

由此可見單士釐的伯姑翁端恩來自學術世家，錢仲聯亦曾為文提到「祖母翁端恩是翁心存的女兒、翁同龢之姐。」<sup>⑪</sup>這可直接說明翁端恩因為家學淵源而得以舞文弄墨的原因。錢仲聯所言讓我們不得不對照胡適對單士釐治學的讚賞之言：「錢夫人的書，考證甚謹嚴，排比甚明晰。她自己說：『此編於能詩者，母女、姑嫂、姑姪、姐妹，家學所衍，風雅所萃，淵源所自，每就知者互舉之。』（卷一，頁 1）這個方法，使人更明瞭我們所謂作者的環境，是於文化史家最有益的。」<sup>⑫</sup>由此可見，單士釐注意到家學淵源對於女作家的創作之直接助益的重大意義。而單士釐本身不僅出身學術世家也嫁入學術世家，自公公至夫婿、小叔乃至兒子皆有文名，連伯姑亦為此一學術文化世家不可或缺的一員，可謂幸運。

然而，置身這樣一個學術世家的單士釐，對於自己的文學能否傳世也是關注的。晚年時，她將詩稿交由羅守巽收藏：

數月後，郵寄此親筆詩稿見遺，慨踐臨別諾言也，並附與叔母朱太夫人平日唱和詩簡，囑代收藏，謂：「孫曾雖眾，但無治國學者，後必散失。」<sup>⑬</sup>

由此可見，單士釐對自己的文學傳承的重視，也有對於學術世家是否能維繫的憂心。其實她的後代中也有優秀學者如錢仲聯者，能夠光大家族的。2003 年錢仲聯逝世後，一篇論及學術世家的消逝的文字中這樣提到單士釐在家族中的重要性：

由清末及民初，能將家學傳承光大者實為少數，而中絕倒是普遍的現象。這種

---

⑩ 涂曉馬：〈世紀學者錢仲聯〉（《東吳導報社》特刊 1，<http://youth.suda.edu.cn/dongwu>，2004 年 5 月 9 日），錢仲聯接受訪問所言。然錢仲聯所言《簪花閣詞》，或作《簪華閣詩餘》。又，錢仲聯〈治學〉亦有類似記載：「祖母翁端恩是翁心存的女兒、翁同龢之姐，擅長詩詞，有《簪花閣集》，葉恭綽選其詞入《全清詞鈔》。」《夢苕盒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11 月），頁 539。

⑪ 錢仲聯：〈治學〉，《夢苕盒論集》，頁 539。

⑫ 胡適：〈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閨秀藝文略》序〉，頁 167-168。

⑬ 羅守巽：〈受茲室詩稿跋〉，《受茲室詩稿》，頁 130。

斷裂使那些在家學傳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家族女性也深有感觸，羅振玉的侄女羅守巽曾憶及當年單士釐將自己的詩稿交其收藏時說：「孫曾雖眾，但無治國學者，後必散失。」（《受茲室詩稿》，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30 頁）單士釐的兒子錢稻孫在今天可能被看作是兼通中西的翻譯大家，而從小在日本學堂裡長大的他，在母親眼裡已難承家學。<sup>⑭</sup>

文中所引羅守巽的回憶與前引同，可見老年的單士釐對於自己的文學深恐後代無人加以重視，特將手稿交由研治國學的羅振玉侄女加以收藏。此外，也可見身為錢氏這一學術世家中的一員，單士釐對自己地位的重視，以及她對於學術世家進入現代之後未卜之命運的憂心。由此可見，做為一名文學創作者兼研究者的她頗有見地。

不僅如此，她也擔負起學術世家文化傳承的實際任務。錢仲聯曾經如此描述單士釐課子的情形：

我的叔父錢玄同，從兄錢稻孫、穉孫，在年齡比我小的時候就讀通這類書了。我叔祖父振常在給繆荃孫的信札中說：「長孫稻孫，九歲畢四子書，授毛詩。次孫穉孫，六歲誦《小學韻語》之類，皆母（指我伯母單士釐）授也。稚子師黃（玄同原名），畢《爾雅》、《易》、《書》、《詩》、刻誦《戴記》小半。」（見上海古籍出版社本《藝風堂友朋書札》下冊七五九頁）玄同、稻孫、穉孫早年就留學海外，並非三家村冬烘，但幼時讀書已有那樣根柢。<sup>⑮</sup>

由此可見，錢稻孫九歲讀畢四子書及毛詩；錢穉孫六歲誦《小學韻語》之類，都是單士釐親授的課目。回顧她在《癸卯旅行記》中對於日俄兩國教育問題的關注，不難想見她在家族中課子的情景。

簡而言之，單士釐通過書寫自己的文學尋找自己之外，也在回眸整理有清女作家的文集目錄時進行她對女性文學的認同，而這也是她的文學身分的延伸。換言之，單士釐以文學創作者的身分寫完跨越國界的旅行文學之後，她走向明清女詩人的詩詞世

<sup>⑭</sup> 邱巍：〈從錢仲聯辭世看學術文化世家的消逝〉，<http://www.sina.com.cn>，2004 年 9 月 28 日。

<sup>⑮</sup> 錢仲聯：〈治學篇〉，《夢苕盦論集》，頁 540。

界中，展現她身在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對於古代女作家的關注。

#### 四、斷裂的時代：遊走傳統與現代兩個世界裡的單士釐

透過單士釐兩部難得傳世的旅行文本，我們看到近代女子旅行的無限可能。近代以前的女子大多不遠行，甚至不出門。尤其是已婚者大多稟持「夫婿在，不遠遊」的觀念，以家庭為生活重心。到了近代以後，女子雖然稍有遠遊機會，大多是「隨夫出征」的狀態，單獨出遊的機會仍舊不多。如單士釐之得以遠遊，便是標準的以夫為貴式的遠行。由此可推知，近代人士有較多機會出國，連帶的促使傳統閨秀也有走出家門、邁向世界的機會，進而留下文本見證旅行經歷。這是近代社會變遷下所特有的一種現象。對於這種現象，陳平原指出：

晚清社會的變遷，導致許多自覺的或被迫的旅行。它直接促成了留學、出使、通商、勞工輸出等等。這些海外遊歷，大大拓展了中國人對於人類文明，以及世界地理的想像。過去我們的遊歷，大抵都限制在中國的領土上，雖然也有鄭和下西洋的例子；把考察其他文明作為一個重要目的，這是晚清以降才有的。最早出洋的外交使節或留學生，還有商人等，留下來許多講述其海外遊歷的文獻。不論做中西交通史，或是早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都應該關注這些資料。雖然搜尋不易，但是可以瞭解當時人們對外國的想像，很有意思。<sup>116</sup>

由此段話可推知幾項重點。外來文化的刺激增多之後，勾起人們出遊的欲望，直接導致自覺的或被動的旅行。旅行在當時大多以「考察其他文明」為重點，最早出洋的大多是外交使節、留學生及商人等。而單士釐正好是外交使節的眷屬，因此之故得以暢遊海外，滿足了她對世界地理及文化的想像，進而發諸文字。透過單士釐的文本，得以了解當時得以出國的女子如何觀看世界、想像世界。

---

<sup>116</sup> 陳平原主講、江欣潔記錄：〈旅行者的敘事功能〉（陳平原主講、梅家玲編訂：《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臺大》，臺北：麥田出版，2005年5月），頁74。

此外，我們也由她所凝視的文本——明清女作家的傳統詩詞世界中，看到自她少女時期即結結實實存在於她生命世界中的舊體詩詞，如何也在她者的文學生命中演繹著光芒。因此我們可以說「錢單士釐的續編，……更多的是對女性詩歌世界的認同，是她文學身分的一部分。如果說《癸卯旅行記》與《歸潛記》記錄下她旅行者的身分，建立了她與新世界的聯繫的話，那麼她的《受茲室詩稿》與《國朝閨秀正始集再續集初編》記錄下的是她的文學身分，建立了她與舊世界的聯繫。正是這種雙重身分，讓她處在扯動的世界中，才顯得不那麼匆忙與困惑。」<sup>⑩</sup>誠然，單士釐正是以既傳統又現代的敘事角度／方式觀看世界。

身為傳統閨閣教養下的女子，有幸身在最「洋派」的近代社會，並成為洋務大臣、外交使節的伴侶。因此，旅行對於十九世紀末的單士釐而言，並非遙不可及的事情。因此，在單士釐這樣的女性旅行者身上所體現的意義，在於身處劇烈變動的近代社會中，一切的事物都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均衡、企圖體兼中西，達到新派知識份子所認可的體制內改革的成效。那麼，落實在一般女性身上它所呈現的形色，就更加值得探究了。

### （一）傳統閨秀／現代女子的雙重身分

以旅行而言，不論中外，十九世紀的女性大都被包裹在有形無形的束縛中，無論馬甲或小腳，還是標榜不輕易遠行的婦德教條，都使得女性的旅行者遠較男性少了許多。女子若有機會遠行，也大多為單身或離異狀態（如秋瑾即是）；以單士釐如此夫妻恩愛、家庭幸福的已婚女子，究屬少數。因此，單士釐的已婚身分，使她的旅行者角色多了一份較為傳統的閨閣氣息。

儘管如此，聰慧如單士釐者，亦非囿於閨閣傳統而僵化之人，以《癸卯旅行記》及《歸潛記》的內容而言，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出身傳統卻勇於吸納新知，進而昂然自立的女子。這就是體現在單士釐身上的雙重面貌。

綜觀單士釐的旅行散文所呈現的相關言說，如前述她對於女性議題關注的部分，

---

⑩ 房琴：〈實「新」還「舊」話女權〉，《書屋》2006年第6期。

她與秋瑾一樣想要救中國，但她的做法比較舒緩；她以吸取有益中國婦女的觀念及作法來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她並不認為女子一定要單身或獨立，即使有美滿婚姻亦不妨礙做個有想法有見地的女子。此處亦可援引熊秉貞的說法證成之：

……與秋瑾（1879-1907）比較。相同的是兩人都出國日本、俄語流利、都想幫助中國的婦女、反對清朝。不同的是秋瑾要革命，單士釐則想以較慢的方式改變中國傳統社會；秋瑾要讓中國婦女獨立，單士釐要靠她的丈夫，連遊記裡都常引用丈夫的說法來解釋自己的意見；秋瑾反對傳統閨秀的思想，單士釐則比較複雜，她喜歡日本是因為想讓中國婦女像日本婦女一樣成為有教育的良妻賢母，既可幫助國家，也可保留閨秀的地位與禮儀。<sup>116</sup>

單士釐既想保有傳統閨閣女子的美德，又想以此母教（婦德）救中國。換言之，她的走向世界、面對世界，並非如秋瑾為了革命救國，只是單純的以一位隨夫出征的女作家身分，記錄下一篇篇足以反映近代女子旅行的文本。同時，若能使一些婦女得以漸進的接受她所提出的一些比較「進步」的觀點，那麼也算是達到提倡女學的教化目的了。推動女學是近代一件大事，女學的發展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教育問題，同時也與一個國家的興盛有關。誠如梁啟超所說「女學愈盛，國家愈強」，女子受到良好教育，就「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對個人而言，「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進而「保國保種」，使國家富強。單士釐也毫不掩飾對女學的提倡，並希望自己的言說能夠為推廣女學盡一份心力。但是，她所嚮往的女學是日本女子所受的教

---

<sup>116</sup> 此段文字為熊秉貞擔任講評時的文字記錄。被講評的論文是魏愛蓮（Ellen Widmer）教授（Wesleyan University, U.S.A.）：「Foreign Travel through a Woman's Eyes: Shan Shili's Guimo luxing ji of 1903」。發表於「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辦，1999年7月16日、17日）。會後，論文篇名修訂為〈Shan Shili's Guimao luxing ji of 1903 in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女子眼中的異國之旅——單士釐之癸卯旅行記），收錄於胡曉真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1年6月。此處所引熊秉貞的書面評語，出自〈世變中文學世界專輯 III：「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研討會」紀要〉（李麗涼記錄），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www.sinica.edu.tw/~mingching/discussion](http://www.sinica.edu.tw/~mingching/discussion)。

育，既溫良恭儉讓又受良好教育的賢妻良母。

因此，同樣是走向世界的新女性，其實相對於與家庭決絕的秋瑾而言，單士釐的女性實踐要顯得複雜許多。

她相夫教子並自得其樂，置身於傳統大家庭的空間中並沒有感到窒息與壓力，凡而有更多的責任感，如前述課子教後輩讀古籍，以及她對學術世家文化傳承的憂心等等。當她走出國門時已屆中年，傳統女子責任最重的階段已過，因此在她的旅行散文中較少感受到傳統家庭對她所造成的壓抑感。這或許是她的幸運，也是她與當時的傳統女性不同之處。而單士釐與其他二十世紀初年的新女性相較之下，一樣顯得有些不同。與她們的新相較之下，單士釐的夫唱婦隨以及醉心於傳統閨閣女子擅長的舊體詩，又顯得她不夠新。

單士釐正好是處在這樣一個既傳統又現代的世界中，一方面要高舉革新走向世界，一方面又要持守國故以禦外侮。但這兩個世界她都體驗過，並且出入而無不自得。在看似拉扯的兩個世界裡，她是悠遊自在的來回穿梭。因此，她一方面走出國門體驗新世界，書寫旅行散文；一方面又回眸於傳統女性文學世界中，整理舊體詩詞。出入兩個世界之間，一派悠然。

總而言之，單士釐以出身書香的閨閣身分，兼具現代女子聰慧的目光與擅於運筆的能力，為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的女性文學提供一個新的範式。換言之，讀者看到的單士釐既是賢妻良母，同時也是掌握時代脈動的現代女子。她既傳統又現代，看似傳統實則現代，看似現代卻很傳統。如此複雜而矛盾的面貌，正是單士釐所展現的雙重身分。

## (二) 創作者與研究者的雙重敘事

單士釐在兩部旅行文本中所呈現的形象也很複雜。她既是旅行者也是研究者。讀者看到的不只是單純的自然風土的文字記錄，也看到她以一篇篇專業的散文形式列敘各國文化的面相。因此，單士釐的部分文本似乎較為類似學術散文。

單士釐之所以能夠兼顧旅行者與研究者的雙重敘事身分，應該與她具備豐沛的學識有關。如果從旅行書寫的本質而言的話，它指的是人所面對的時、空轉變：

「旅行」指的是跨越空間與時間的運動，以及與離開家園相關的經驗書寫。<sup>119</sup>

而一般近代的閨閣女子大多罕有遠赴異國的生活經驗，所謂的變動與衝擊較少發生在她們身上。一旦以旅行者的身分遍歷各國，「在旅行的過程中，有許多『能動』與『不能動』的政治經濟」。<sup>120</sup>就「能動」的部分而言，引發個人對於異地文化的吸收或自我改造，同時也對己身的文化戀舊：

在「能動」的政治經濟的面向上，因為人到了異地，會因為外在的景觀而形成時空上文化差異的感受，對於異地、異國情調與當地的人土風情，產生吸收或自我改造的過程，甚至進一步對自己文化產生戀舊，或對異地以反征服的保留現狀，以數位相機的錄影或透過投資環保生態運動的方式，使當地景觀不遭破壞。許多被迫或被遣送出國的旅行者，往往也成為批判研究中相當重要的議題。特別是離鄉背井、放逐與疏離，都是非常重要的過程，而且在旅遊的過程中，往往牽涉文化翻譯對文化差異的感覺。因此對時空能動的方式，經常發展流動、多元的主體位置，形成克利佛（James Clifford）所說的「不協的都會文化觀」（discrepant cosmopolitanism）。對於異地有新的感覺，並反身對自己的狹隘地方觀加以修正。<sup>121</sup>

再從「不能動」的一面而言：

「不能動」的面向指的是在個人旅遊中，往往會將其他文化作刻板的再現，或以距離的方式來重新想像，以回返自己的家園。在「不能動」的經濟下，往往產生性別、權利、知識以及認同的塑造過程，也因為如此，有許多旅行是和國民的身分、資金、階級等有關，特別是在不能輕易出門，如女性晚上就不能出入黑暗危險的地方。在這個面向上，旅行往往會強化權力、階級與特權，並引

---

<sup>119</sup> 廖炳惠：〈travel 旅行〉，《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臺北：麥田出版，2003年9月），頁263。

<sup>120</sup> 同前註。

<sup>121</sup> 同前註。

發某種自覺。

由此可知，單士釐的女性旅行者身分，暗示著性別、階級與權利的認同與塑造問題。正因為她的身分是被世俗認知不大適合出遠門者，所以旅行往往也會強化了某種特權或階級問題並引發自覺。換言之，單士釐的旅行者身分之所以又跨入了研究者的領域中，就是因為旅行當中所引發的「自覺」，使她不自覺的涉入更深一層的境地加以探究。

單士釐經由旅行（書寫）所引發的「自覺」，使她對於所有與女性相關的現象都感到興味，這是屬於性別上的自覺。同時，她也對中日兩國文明的落差感到興趣，進而比較優劣，這是種族上的自覺。她對西方文化的深厚瞭解，又顯示她對於知識的自覺。凡此種種，都使她的旅行者身分並不輕鬆，時而扮演著研究者的角色，以便進行完整的世界敘事。

因此，單士釐是以旅行考察其他文明的發展為重要目的，這也是近代以後才有的一種旅行方式（註⑫已引述陳平原的說法）。因此，透過這種一邊旅行一邊研究的眼光來想像世界，是當時許多有能力書寫者的共同經驗：

這些遊歷，可以說是晚清讀書人非常普遍的經驗。這些東西，落實在文學中，會出現一個問題，很多作家希望通過自己的創作，與小說中旅行者的眼光，來發現新事物，獲得一種陌生感和新鮮感。也就是說，晚清人或喜歡旅行，或被迫外出，因而晚清小說中也出現大量的旅行者形象。⑫

也就是說，許多作家借由文本中的旅行者形象發現新事物，與當時盛行的開民智的啟蒙思潮很有關係。但是，這個書寫行列當中，女作家相當稀少。因此，單士釐的旅行書寫便有其特別的意義與價值了。

總而言之，處在新舊交替時代裡的單士釐，既是隨夫出游的旅行者，也是自覺的文化研究者。她將雙重而複雜的身分發揮在文本中，讓讀者看到近代女子的天涯游

---

⑫ 陳平原主講：〈旅行者的敘事功能〉，《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臺大》，頁 75。

蹤，以及正萌芽的自覺。

同樣地，單士釐在自己的文學與凝視的文本中，既是創作者同時也是研究者。在整理並研究她者的文學作品時，也是對自己的文學認同的延伸。一樣也在進行雙重敘事。

綜合以上，單士釐的旅行散文作為近代第一的代表，除了文本流傳的難能可貴之外，更重要的是展現近代女子所觀看的世界文化面貌以及她所觀看的方式。她以傳統閨閣的身分展示現代女子的慧點與自覺，也揉雜旅行者與研究者的雙重敘事。這些既魔幻又寫實的因素，使她的文本呈現出獨特的面貌。

## 五、結 語

單士釐以近代知識婦女旅行異域的第一人，成為中國文學中對世界想像的重要憑證。讀者透過她的旅行文本一起面向近代文學世界，也透過她的觀察一起檢視近代女子旅行異國的內涵。總而言之，她既傳統又現代，既是旅行者也是研究者。她的書寫成績與男子不遑多讓，但她也是恪守婦德的賢妻良母。因此，雙重身分非但無損她的文學成績，更促使她擁有豐富的生活世界。

單士釐之後的女子旅行散文，幾乎已蔚為當代的一種文學類型，即「女性旅行文學」。她們在旅行及其書寫中所得到的珍貴啟示，已不再是近代女子如單士釐者比較中西文化進而改造社會的教化意義，反而是單士釐在字裡行間所透露的女性自覺部分，這也是單士釐的文本中最「現代性」意義的部分。時至今日，「改造自己」不僅是現代女子旅行及其書寫的首要標的，也是該文學譜系的重要特徵。閨閣女子單士釐的旅行文本即具備這般重要的「現代性」——女子遠遊，遊必自覺。

而單士釐對女性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不僅創作自己的文學，也承繼清代才女惲珠的編輯事業，自覺地將女性文學的譜系加以完成。就此而言，她是自己文學的創作者，同時也是女性文學的研究者，並以此進行她的女性實踐。

綜合言之，單士釐在流動的風景與凝視的文本中，以旅行散文的書寫以及她對女性文學的傳播與接受，完成了她自己的文學及其生命世界的意義。

##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 一、文本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歸潛記》合刊，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9月

單士釐、陳鴻祥校點：《受茲室詩稿》，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7月

單士釐：《清閨秀藝文略》，《浙江圖書館報》第一卷，省立浙江圖書館，1927年12月編印，1928年2月重印

單士釐：《清閨秀正始再續集》，歸安錢氏聚珍倣宋印書局排印本

### 二、論述及其他

Ellen Widmer（魏愛蓮）：〈Shan Shili's Guimao luxing ji of 1903 in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女子眼中的異國之旅——單士釐之癸卯旅行記），胡曉真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1年6月

吳曉樵：〈《神曲》在中國百年的歷程〉，《文匯報·副刊》，2003年9月29日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10月

沙海昂 A.J.H. Charignon 註、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6月第2版

房琴：〈實「新」還「舊」話女權〉，《書屋》2006年第6期

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旅遊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1月

邱巍：〈從錢仲聯辭世看學術文化世家的消逝〉，<http://www.sina.com.cn>，2004年9月28日

姚振黎：〈單士釐走向世界之經歷——兼論女性創作考察〉，范銘如主編《挑撥新趨勢——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2003年2月。

胡文楷編：《歷代婦女著作考》，臺北：鼎文書局，1973年

- 胡適：〈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閨秀藝文略》序〉，《三百年中的女作家》，《胡適作品集 14》，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 年 1 月
- 徐志摩：〈關於女人〉，楊牧編《徐志摩散文選》，臺北：洪範書店，1997 年 1 月
- 涂曉馬：〈世紀學者錢仲聯〉，《東吳導報社》特刊 1，2004 年 5 月 9 日，  
<http://youth.suda.edu.cn/dongwu>
- 曼素恩（Susan Mann）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臺北：左岸文化，2005 年 11 月
- 郭延禮：〈中國近代俄羅斯文學的翻譯〉，《清末小說》第 20 號，1997 年 12 月 1 日
- 陳平原主講、江欣潔記錄：〈旅行者的敘事功能〉，陳平原主講、梅家玲編訂《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臺大》，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 5 月
- 廖炳惠編著：〈travel 旅行〉，《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年 9 月
- 熊秉貞評論、李麗涼記錄：〈Foreign Travel through a Woman's Eyes: Shan Shili's Guimo luxing ji of 1903 講評意見〉，「世變中文學世界專輯 III：「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研討會」紀要」，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www.sinica.edu.tw/~mingching/discussion](http://www.sinica.edu.tw/~mingching/discussion)。（「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辦，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贊助，1999 年 7 月 16 日、17 日，南港中央研究院。）
- 錢仲聯：〈治學篇〉，《夢苕庵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11 月
- 顏麗珠：《單士釐及其旅遊文學——兼論女性遊歷書寫》，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 年 6 月

**Flowing scenery and gazing text  
—discuss Shan Shili's (1856-1943) traveling  
Prose and she spread and acceptance for  
feminine literature**

*Lo, Hsiu-me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Shan Shili is a feminine traveller and having the first traveling text spread for early modern. Because the diplomat's husband Qian Xun is sent as an envoy to, Shan Shili can be all over visiting the scene of the world with he. She visits Japan, it has relatively Qiu Jin for five years of morning to be far. In addition, travel Russia, Italy, Holland, Britain, France and other places too, do what is seen and heard turn characters during the journey, leave "Guimo luxing ji" and "Guiqian ji" two traveling proses. Making to pioneer writing the traveling prose for modern women, these two texts have its own model meaning and value. The meanings of going to the world has already had a relevant thesis to discuss it about Shan Shili, and this text is drafted and watched world way in traveling prose by Shan

Shili, how to lead readers to watch the world while entering scenery that flow with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woman's visual angle to watching world. We find Shan Shili of ways to watch world merges the double eyes of the tourist and researcher. Moreover, Shan Shili are but also the researcher engaged in women's literature earlier since modern times, except that advise by using one's own experience as an example with one's own literary creation, she puts in order and studies about women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y literature too. Therefore, we through Shan Shili of sight of gazing, in order to watch how she accept the authoress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writing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ng of the pedigree. So this text as two represent Shan Shili in women traveling prose write since modern times, and do the achievement and meaning under these two kinds of identities of researcher as a woman's literature.

**Keywords:** Shan Shili, Guimo luxing ji, Guiqian ji, traveling literature, traveling prose,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feminine literature, guixiou wenxue

校對者：作者一校、蘇敏逸二、三校